

醒

世

迷

編

上海上海圖書館印行

X-1111

南京主教惠重准

# 醒世迷編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  
上海土山灣印書館第四版印

No 133

2000 12-32

LIBER MUNDUM REVOCANS AB ERRORIBUS

AUCTORE

Yu POU-seou ( 郝 遠 叟 )

Sinensi litterato

—  
4<sup>a</sup> editio

康熙甲午仲春日

楚州逋叟郁蓀湘華纂著

燕山豐利劉鈺仲符評訂

醒世迷編上卷目錄

拾則

- 佛有世系
- 佛生
- 佛死
- 佛國不遠
- 佛經誕言
- 佛經狂妄非理
- 佛經不相合
- 佛戒殺物命
- 佛輪迴之說
- 釋有教律禪宗頓悟之不同

- 一
- 四
- 六
- 八
- 九
- 二〇
- 二七
- 二八
- 三五
- 四二

醒世迷編下卷目錄

陸則

- 佛教入中國之始
- 佞佛之禍
- 佞佛之愚
- 佛教倡亂
- 西僧受封之始
- 先賢關佛

- 四六
- 四八
- 六七
- 七五
- 七八
- 八〇

醒世迷編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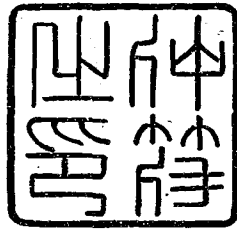
吳越夙稱多才余生長於斯心竊不足因求友天下士於京邸寒暄數易又不遇甲午春客麗澤軒邂逅楚州逋叟郁先生促膝而譚罔非儒家體用不覺心折懇請平素著述出艇燈閒論授之余喟然歎曰道通天地外矣繼出醒世迷編讀之逐段擊節興發蘸筆附評就正逋叟曰此編刊行溺邪者賴其匡救向正者堅其心志騎墻者定其從違汗漫者得其歸宿靜默者學其攻擊浮闊者法其

精深遲鈍者資其穎悟猶疑者長其裁斷懈怠者  
增其興致迂腐者愛其風華斯世之迷或可以醒  
上輔政教下移流俗誰謂空言無補哉余得交逋  
叟已慰素懷更讀斯編愈深向往若不急於問世  
是韞玉矣不與先師孔子沾之之訓相刺謬乎逋  
叟首肯付梓請更有弁言之命余樂甚屬辭如右  
蓋亦待後來者居上之意也云爾

時

康熙甲午孟夏

後學劉鈇仲符氏序



醒世迷編...序

卷





## 醒世迷編自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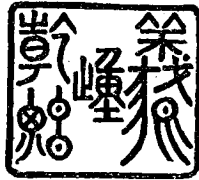
釋教自漢入中華漸傳漸盛舉國爲其所迷亦已久矣宋儒程朱輩多所攻擊卒不克醒世之迷蓋以吾儒喜其譚空恣肆又惑於天人一理之說遂莫辨其謬也嗟夫今之學者口誦孔孟要人爵也心癖瞿曇冀得志也迨其衰老貪癡更甚手持糖子杵額於善知識靦然爲舍衛奴隸而不知恥愚夫愚婦觀士大夫信從如此復惑於輪迴報應于是齋醮希免禍焚楮度先王建廟邀後福食素念

佛之事省而易行天下群迷而莫醒矣因之崇宮  
峙塿布滿名勝伽帽緇衣充斥道路舍身棄家而  
不惜蠹國害民以罔聞有心世道者能不痛哉余  
質魯分微欲救無由萬不得已乃舉佛書之謬妄  
者以醒之因有編之上又恐其不悟也更舉古來  
佞佛獲奇禍與先賢闢佛之說以惕之因有編之  
下息邪說維正道乃吾儒之責繼程朱後不可不  
有是編砥柱狂瀾或者於世道人心稍有裨益歟  
不然舉世之迷何日得醒哉

肯

康熙甲午仲春日

逋叟郁蓀湘華序



醒世迷編...自序

柒

# 醒世迷編之上

楚州逋叟郁蓀湘華氏纂著

燕山豐利劉鈇仲符氏評訂

## 佛有世系

釋迦譜

劫初天地大水瀰滿。風吹漸滅。次第結沫。化爲天宮。乃至山嶽。平陸成洲。深堰成海。從上至下。依舊建立。光音天人。乃飛下來。各有身光。飛行自在。地味香甜。因食彼故。體重光滅。復飛不起。日月始生。乃分晝夜。因貪食故。地味遂滅。復生婆羅。婆羅滅故。復生粳米。長四寸半。朝割暮生。因食米故。方分男形女相。後貪積聚。割不復生。後相侵盜。無能決者。議立一智者。三摩多。爲平等王。賞善罰惡。眾共給之。

主生主滅  
賞善罰惡  
舍上主其  
誰也

述叟曰。釋氏不知天地神人萬物。皆有所從生。猥曰劫初。曰依舊建立。曰天人飛來。是明指天地神人萬物。從前原有而廢。今從新再來整理也。若此妄誕。依理以衡。未有不見其辭意之謬者。使今天地人物。果歷劫運而來。則劫運未肇。從何生之。孰為主之。使劫運相循。廢而復興。興而復廢。耶。曰身光飛行。貪食之故。光滅體重。曰地味香甜。貪食滅味。曰生婆羅。曰生粳米。曰朝割暮生。因食米分男形女相。因貪積聚。割不復生。由譖語觀之。是人物生存。有主其生存者。人物滅絕。有主其滅絕者。物生有原。人貪有罰。明明知有主宰。乃謬曰劫。亦綺語之甚矣。

起世因

本經 平等王。子孫相承。三十三世。善思王。後乃證轉輪聖王之位。王四天下。直至師子頰王。凡一百單一萬五十六王。師子頰王。生四子。

佛書儒經  
對勘精極  
確極

一名淨飯。二名白飯。三名斛飯。四名甘露飯。淨飯王生二子。一名悉達多。一名難陀。白飯二子。一名帝沙。一名難提迦。斛飯二子。一名阿尼婁馱。一名拔提黎迦。甘露飯二子。一名阿難陀。一名提婆達多。悉達多。世尊小名一子。名羅喉羅。

逋叟曰。佛之譜系。自言自證。無從稽考由來。究之佛有世系相傳。則與人類無異矣。既在天地之後。何能超出三界乎。且由父精母血而生。又自少至老而死。既受造之人。則天地萬物。非其所生矣。乃謬云能主持世界。矯妄至極。考佛經云。天地之始。大水瀰滿。似在洪水之後。今云平等王。傳至善思王。三十三世。至師子頰王。又一百單一萬五十六王。方生淨飯。夫洪水泛濫。正堯舜治世之日。孔子刪書。斷自唐虞。年譜歷歷可考。不但無轉輪聖王之名。豈唐虞夏商數代。竟有數

十萬年之久歟。佛氏誕言。烏足信耶。

## 佛生

佛地佛姓釋迦。號牟尼佛。普曜經佛兜率天。降神於西域迦維衛國。淨飯

王之宮。摩耶夫人剖右脅而生。時多靈瑞。甫生時。輒行數步。一手指天。一手指地。曰。上天下地。惟我獨尊。生於周昭王二十四年甲寅。四月初八日。至周昭王四十二年三月初八日。年十九。踰城。逃往檀特山。周穆王三年癸未。二月初八日。自言見明星悟道。近世人每於四月初八日。作功德。咸齋戒。慶佛誕辰。

逋叟曰。古人多生時。以奇瑞聞者。然有真僞之分。真者。爲聖賢功業之兆。僞者。倡亂之人。藉異徵以惑世耳。若佛甫生。能行能言。乃妖異。非瑞兆也。何則。從來有大聖德。必謙以自牧。而欺人惑世者。往往驕滿。

其生其行  
其言惡甚  
怪甚魔力  
可畏哉

自矜誇大其言。欲動眾以有爲也。釋迦當呱呱時。手指天地。自言惟我獨尊。傲妄極矣。既經人道孕。乃不由人道生。剖脅出腹。輒行輕言。怪異之甚。果自兜率天降神。則生而岐嶷。長而諸德畢備。不煩修爲矣。佛曷初誕。健行狂言。既而嗜慾不絕。妻耶輸陀羅。生羅睺羅。娛樂東宮。十有九載。竝無表見。後踰城出家。走檀特。居雪山。苦修十三年。睹明星悟道。更身受十惱。一。六年苦行。二。孫陀利誘。三。金槍。四。麻麥。五。瑠璃王殺佛種。六。乞食空鉢。七。栴遮女誘。八。調達推山。九。寒風索衣。十。雙林背痛。不克自存。詎同生安之聖哉。釋迦生時。恐非自行。自言。不過魔憑之言。魔攜之行。惑人奉其術。貽害萬世耳。不然。何神於甫生。而拙於成立耶。

述叟又曰。從來有大功德於人。後世祀之。思功德不忘也。釋迦老死。天竺於中國無功無德。漢季傳其書像。至宋齊梁魏間。君后敬於上。士



民敬於下。遇佛誕日。成道日。設會齋戒。虔奉之。嗚呼。將謂報其功德耶。而佛未必如伏羲畫卦爻。夏禹平水土。后稷教民稼穡也。顧世無一人陳豆燃香。以祀伏羲夏禹后稷。而獨祭夫佛者何歟。將以祈其福澤耶。佛乃異域久死之人。烏能施福中華。試觀趙之石虎。秦之姚泓。梁之武帝。魏之宣武。與胡皇后。傾帑舍身。竭力事佛。皆殺身喪國。覆宗滅嗣。貽臭史書。爲萬年鑒戒。然則佛之生日。成道日。果何爲而設齋醮哉。不辯邪正。同流合污。舉世浮沉。竟無一人以論之。可慨也夫。

### 佛死

毗婆沙論過去久遠。人皆百壽。時有佛。名釋迦牟尼。母名摩耶。父名淨飯。子名羅睺。侍者名阿難。佛告侍者。吾今背疾。汝往廣熾陶師之家。求

世之佞佛者讀至此亦當廢然自悔

胡麻油。爲吾塗洗。廣熾歡喜。辦油自往。爲佛塗洗。釋然除愈。軟音慰諭。廣熾踴躍。却發願言。願我未來。當得作佛。名號眷屬。時處弟子。如今世尊云云。

小涅槃經爾時如來。倚臥雙林。告諸大眾。吾今背痛。欲入涅槃。迦葉來時。道

吾與汝。不相見去也。一切經書。付囑阿難。戒律文章。悉付與迦葉上座。如來涅槃。按中曆。在周穆王五十二年壬辰二月十五日。佛亡。

逋叟曰。釋迦惑人崇奉。每矜言神通廣大。主持三界。又云。皈依佛法僧。日念南無阿彌陀佛。則徑往西方。極樂無邊。不生不滅。是烏足信哉。夫旣主持三界。何以有背痛之疾。旣神通廣大。何以求廣熾陶師之油。以塗其背。旣皈依其教。日誦彌陀。能令生淨土而享極樂。何以釋迦乃背痛甚楚。自不得其樂也。且病深至死。欲見迦葉。尙不能待。曷

以反能令他人不死不滅乎。噫。佛誇大無稽之言。人則冒然信之。至佛之生也。病也。死而腐化爲朽骨也。乃確有實據可憑。人又昧然而不信之。世情顛倒如此。是吾之憂也夫。是吾之憂也夫。

### 佛國不遠

唐戊申二十二年五月。遣右衛長史王元策。使天竺。因襲擊之。擒其王

阿羅那順以歸。

天竺。卽身毒國。佛生之地。

逋叟曰。佛言西方淨土。不知在於何處。若以釋迦生長死葬之地爲西方。則天竺是也。天竺非遼遠莫可至之鄉。唐遣一介使。卽繫其王來。蓋其國甚小。不及中華一大郡。故輕師可襲而取。考其土地風俗。不及中國多矣。無甚清淨。無甚極樂。胡今之士庶。群奉其教。修往西方耶。若另有一西方。名曰淨土。則亦未離乎地也。其在九萬里輿球上。

眞嬉笑甚  
於怒罵

乎。抑在佛所云。三千大千世界。杳渺而無可考證之區乎。然釋迦生  
死天竺。已尙未至西方。乃欲導人往西方。此真莫須有之事矣。傭奴  
爨婢。聞而信受。庶乎其可。堂堂士大夫。亦從而和南膜拜。此余之所  
不解也。

### 佛經誕言

金剛般若  
波羅密經 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以七寶滿爾所恒沙數。三千大千世界。  
以用布施云云。

逋叟曰。金剛般若波羅密經。釋家矜爲上乘。細讀三十二分。無甚奧理。  
益人心性。重言複語。總爲四句偈演說。旣云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  
影露電。是空而又空。不可以色相音聲求矣。又云。三千大千世界中。  
有用七寶聚布施。不若持四句偈。爲人演說。其福勝彼。更云在在處處。

處若有此經。一切世間天人阿修羅。所應供養。當知此處。即爲是壇。皆應恭敬。作禮圍繞。以諸華香散其處。且再三重囑。引人誦讀此經。有千萬倍。乃至算數所不能及。此非教人以色相求。音聲見乎。況世以誦金剛經爲大功德。則善可不爲而惡可以消。壞盡心性。所謂甚深微妙之義。安在哉。第法會因緣分第一。釋迦已吐供明白。言在舍南祇樹給孤獨園。給孤姓。獨名。舍衛國人。素信佛。稱爲長者。有祇樹園。施佛爲住場。是有棲止也。與大比丘眾俱是有伴侶也。食時。乞食。飯食已。是飢而求食也。著衣持鉢。洗足。敷座而坐。是有身體髮膚也。入舍衛大城中。次第乞已。即今日禪和子。披袈裟。托鉢盂。敲擊子木魚。沿門托化也。以如斯之人。而乃屈天子之尊。輕王公之貴。棄聖賢誠正修齊之道。杵額於土木像前。是何理哉。

醜言醜態  
醜行醜歷  
指摘讀之  
令人噴飯

法華經

爾時佛放眉間白毫相光。盡見彼土六趣衆生。又見彼土現在諸佛。及聞諸所說經法。竝見彼諸比丘僧。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諸修行得道者。復見諸菩薩摩訶薩。種種因緣。種種信解。種種相貌。行菩薩道。復見諸佛般涅槃者。復見諸般涅槃後。以舍利起七寶塔。

佛頂尊勝  
總持經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三十三天。諸天會處。善法堂內。演深妙法。教導天衆。時有天子。名善住。居於廣大。勝妙殿內。天衆圍繞。共相嬉戲。夜分聞空聲。言善住。七日內命終。生贍部洲。經歷七趣。墮地獄中。從地獄出。設生人中。貧窮下賤。生無兩目。善住天子。聞語驚恐。速往帝釋天所。稽首頂禮。具白前事。惟願天主。當奈之何。爾時天主聞此語。默然思維。何爲七趣。以天眼觀。見猪犬。野牛。獼猴。毒蛇。烏鷲。皆食不淨。爾時天主見斯事。已憂愁不樂。念誰能救。復作是念。唯有如

來。應正等覺。是所歸趣。至於曉時。持眾花香。種種飲食。往世尊所。恭敬供養。退坐一面。具白善住。七趣之事。唯願世尊哀愍救拔。爾時世尊。從頂髻上。放大光明。照十方界。還復口中。見微笑相。告帝釋。言天主當知。有一總持。名曰佛頂尊勝。能與一切如來。令受灌頂。能護一切有情。淨除業障。令趣樂處。若誦一遍。設壽盡者。現獲延壽。一切地獄餓鬼。傍生獄主世界。悉皆成空。能開佛國天界之門。隨願往生。帝釋天主。復白佛言。唯願世尊。快說微妙總持章句。爾時世尊受天主請。說此陀羅尼。

逋叟曰。釋迦言三千大千世界者。一四天下從一數之。而至於千名小千世界。又從一小千數之。復至於千名中千世界。又從一中千數之。復至於千名大千世界。一世界中。有一切利天王主之。三千大千世

界。計算忉利天王。則有億萬之多。統三千大千世界。萬億倍大於忉利天王者。則爲大梵天王。大梵天王於佛前。爲弟子列。世塑大梵天王像。侍立佛前。蓋由此也。此等狂言。即釋迦自供罪案。蓋欲人尊己者。必詭異其言。驚人聽聞。自居極尊。聳人敬重。三千大千世界。無可考證。祇憑白毫光照見。詭譎極矣。億萬帝釋。皆統梵天。而梵天乃爲其執役。尊無對矣。所以釋迦自命曰世尊。使父母返拜於下也。嗚呼。佛亦天生蒸民中之一人也。不知敬天畏天。謂三千大千。唯吾獨尊。是欲駕天主而上之。狂悖可勝言哉。法華經曰。佛放眉間白毫光。盡見彼土六趣衆生。則眼前實跡實理。宜無不明矣。何乃言天。多有舛錯耶。即以天地論之。仰首瞻天。惟見圓天。七政運行。各有經緯度數。人可窺測算量。地在天中。一點圓球。天氣包舉也。嘗以儀器測天。有



十二重焉。第一重月輪天。第二重辰星。即水星天。第三重太白。即金星天。第四重日輪天。第五重熒惑。即火星天。第六重歲星。即木星天。第七重鎮星。即土星天。第八重五十二相。即三垣二十八宿天。第九重東西歲差天。第十重南北歲差天。第十一重。無星宗動天。帶轉下十重。一日一周。第十二重。永靜不動。上主神聖所居。十二重天。其形皆圓。各安本所。層層包裹。如葱頭然。日月列宿。麗其體上。如木節在板。一定不移。各因本天之動而動焉。凡從事天文者。皆知之而佛乃不知。妄言東西南北。各有八天。上覆一天。共三十三天。夫使東西南北。別爲區宇。則四方皆有楞角。下有根底。天之運旋窮矣。佛自矜至尊。在三十三天。諸天會處。不知世上祇有一天。天上祇有一主。如國無二君。家無二父。此一定之理也。漢文帝祀五帝。綱目發明斷云。帝

一而已。何得有五。且上主至尊。無聲無臭。永生萬物。永主萬化。非若人世帝王。有生死升降也。佛頂尊勝總持經云。一天中有善住天子。聞天語故。懼求帝釋。往祈如來救拔。爲說總持經。得脫惡趣。然則天上皇。亦有生死壽夭乎。亦有罪惡可懲乎。亦罰爲猪犬野牛。獼猴蛇鷲乎。且總持經咒。誦一遍。壽盡者延壽。一切地獄餓鬼。獄主世界。悉皆成空。果如斯靈應。人當日日持誦。在世不死。去世往極樂國。蓮花化生。不更勝諸天帝釋歟。一欲人尊己。則縱口誕言。無所忌憚。竟至斯乎。夫世人忽謀叛逆。自稱尊號。罪在不赦。釋迦猖狂。僭居天帝之上。謂天帝趨蹌其左右。彌天大罪。人人得誅。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釋迦之謂歟。

佛經  
言

須彌山高五百餘萬里。而廣半之。山之底。着於鐵板。板下而水。水

下而氣。又云。天下有四大部洲。皆浮海。半見半浸。

逋叟曰。地里數。與天度數相準。天一度。約準地二百五十里。合周天三百六十度。準地一周。約九萬里。何須彌者。較地球幾廣三十倍。其高又倍於廣。以九萬里之地。載高五百餘萬里。廣二百五十餘萬里之山。大小失倫。佛之慧眼。障蔽不明。何至此哉。况鐵體堅凝。逢水輒沉。一錐且然。豈須彌山底。極大鐵板。反浮水上乎。果有巨能。令鐵板不沉。何不竟令須彌浮於水上。乃多此鐵板之贅歟。且氣上水下。自然之位序也。佛云水下而氣。背謬極矣。後人蹈襲。銅鑄爲山。采繪爲圖。排四大部洲於山之四圍。真堪噴飯。

諺云借渠  
拳頭打渠  
用此者  
逋叟慣

逋叟又曰。四大部洲。一曰。歐羅巴。一曰。亞細亞。一曰。利未亞。一曰。亞墨利加。前人所共知者。元世祖時。西域札馬魯丁。獻大地圖體圖。即此

形上之道  
形下之器  
渾然一貫  
不過借佛  
經作談柄  
耳若以爲  
與釋迦放

四洲。元史可考也。至明弘治年間。復得一洲。曰墨加辣尼加。舟車所至。人力所通。非白撰也。弘治前。無人至其地。故不知之。而佛白毫光所照。何亦遺此一洲歟。明見億萬萬世界。而不能見眼前之一世界。誇慧眼。矜毫光。盡是虛妄。若所言四大部洲。皆浮海。更屬咕語。奚足論哉。

佛經言

日月環行。以風運故。又云。日輪夜藏。須彌山背。又云。阿函以左右手揜日月。爲日月蝕。

述叟曰。日輪居第四重天。在諸天之中。適得其上下照映之宜。蓋日居最上。則溫暖不及於物。難以滋生。若居最下。則陽光燥熱。諸物焦爍無遺矣。惟居於中。陽氣暄和。下濟萬物。而生生弗息。又天左旋。日月五星右行。各有定規。自東而西者。宗天地自南而東者。動日月諸星之天也。日月諸星亦

對是小視  
我逋叟也  
何也蟻背  
原非當車  
物

醒世迷編...上卷 佛經誕言

十八

自東而西者。非本動。乃帶動也。日每晝夜行一度。月每晝夜行十三度。有奇。日所行在赤道。或遠或近。以分寒熱。要皆一定不易者。佛言日行乃風運故。不知風者。氣之燥濕鼓動也。八方之風。所向不一。日在乎上。將亦盪漾靡定乎。又春夏多東南風。日亦多向西北行乎。秋冬多西北風。日亦多向東南行乎。况天包火。火包氣。氣包水土。自地而上。二百六十餘里。爲氣域。氣域之上。爲火域。火域之上。爲天體。無水火氣土之雜矣。日在四重天中。更有何風運之。俾每夜藏須彌山背乎。夫五印度。皆荒彝無識之人。故佛設此謊言。以駭聽聞。若我中邦。三尺之童。皆知其非。而况士大夫歟。

逋叟又曰。日蝕非日失其光。乃月揜其光也。月天在日天下。朔時月輪正過日輪下。南北同經。東西同緯。故揜日輪。若失光耳。至夫月蝕。又

不同。地球懸十二重天中。如雞卵黃在青中。故日在西。地必有影射東。日在東。地必有影射西。日輪恒居黃道上。若遇望日。月輪亦居黃道上。與日正對。則地球障隔中間。月輪必入地影內。太陽不能照之。則失光而蝕矣。天文家每年預算日月蝕期。並所蝕分秒。刊圖具題。頒行天下。此實據也。佛言阿函手揜日月而蝕。夫地球九萬里。日大於地。一百六十五倍。八分之三。阿函手能揜日。一手之大。可謂極矣。而全身廣大。烏能形容。不識阿函立身何處。而舉手揜日。人又何以知阿函將揜日輪。而預定不爽。狂誕至此。其人若在人。人必恨之。絕之。放流之。不與同中國矣。今反塑其像。繪其容。尊奉如神明。抑獨何哉。抑獨何哉。

### 佛經狂妄非理

法華經

或有行施金銀珊瑚。真珠摩尼。砗磲瑪瑙。金剛諸珍。奴婢車乘。寶節輦輿。歡喜布施。迴向佛道。願得是乘。三界第一。

或有菩薩。駟馬寶車。欄楯華蓋。軒飾布施。復見菩薩。身肉手足。及妻子。施求無上道。

女身垢穢。非是法器。佛道懸睽。經無量劫。勤苦積行。具修諸度。然後乃成。

云何女速得成佛。爾時龍女。有一寶珠。價值三千大千世界。持以上佛。佛即受之。龍女謂智積佛。菩薩尊者舍利佛。言我獻寶珠。世尊受納。是事疾不。答言甚疾。女言以汝神力。觀我成佛。復速於此。當時眾人。皆見龍女。忽然之間。變成男子。具菩薩行。即往南方無垢世界。坐

鄙陋而貪  
一語直破  
中堅通叟  
真摘佛氏  
心肝創子  
手

寶蓮花。成正等覺。

述叟曰。閱法華火宅三車之喻。逃子誘歸之譬。放言恣肆。所謂能度無數百千眾生者。將在斯耶。及誇諸布施。獻珠化男。成正等覺。啟人獻遺之端。鄙陋而貪。有道之言。當不出此也。況求無上道。云施身肉手足。則梁武之捨身。愚夫愚婦之燃指炙膚。皆由此語誤之也。更云施及妻子。譬語耶。戲語耶。夫金銀珊瑚。真珠寶物。駟馬輦輿。華蓋奴婢。諸供役。人可得而施。佛可受而用。若妻子關三綱之重。人可棄而施。諸他人乎。即人施之。佛將安然而受之乎。佛果受之。抑將何所用之乎。且矜言龍女獻珠。立地成男。聳人欣羨。必令獻妻納子。然後快於心。小人之無忌憚。竟至此哉。仍恐嚇人不可非議。是其心知不免于非議。故有此恐嚇也。觀者詳察。則佛之誕妄狡猾昭昭矣。



法華經

若善男子。善女人。於法華經中。乃至一句。受持讀誦。解說書寫。種種供養經書。華香繒絡。末香塗香。繪蓋幢幡。衣服伎樂。合掌恭敬。是人一切世間所應瞻奉。應以如來供應。而供養之。當知此人。是大菩薩。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又云。在在處處。若說若讀若頌若書。若經卷所住處。皆應起七寶塔。極令高廣嚴飾。不須復安舍利。所以者何。此中已有如來全身。此塔應以一切華香。繪蓋繒絡。幢幡伎樂。歌頌供養。尊敬讚歎。若有人得見此塔。禮拜供養。當知此等。皆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又云。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聞妙法蓮華經。提婆達多品。淨心信敬。不生疑惑者。不墮地獄。餓鬼畜生。生十方佛前。所生之處。常聞此經。若生人天中。受勝妙樂。若在佛前。蓮花化生。

阿彌陀經 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聞說阿彌陀佛。執持名號。若一日以至七日。一心不亂。專持名號。以稱名故。諸罪消滅。其人臨命終時。阿彌陀佛。與諸聖。現在其前。是人終時。心不顛倒。即得往生阿彌陀佛。極樂國土。

朱子曰。釋氏不分善惡。只尊他的。便是好人。背他的。便入地獄。如此則是個殺人的賊。一尊向他。便可生天堂。自浮屠入中國。善之名便錯了。渠把奉佛齋僧立寺爲善。善安在哉。前輩說。除却浮屠祠廟。天下便知向善。蓋不溺於彼。自然孝父母。弟長上。做好人矣。

述叟曰。佛經謬言最多。茲特舉法華彌陀數條。已非理甚矣。蓋佛自處甚尊。成就又至易。不論人善惡。惟受持一句經。讀誦書寫。即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又言禮拜藏經之捨。其功亦同。果如此。則天下弒

父弑君。窮凶極惡之人。一誦法華。立地成佛。至修德行道。貧窮困苦。未得買經。未曾誦讀。反淪地獄。有是理乎。

釋迦令人  
尊已通叟  
勸人尊主  
釋迦乃叛  
主罪魁事  
佛者皆叛  
賊逆黨而  
通叟則首  
舉義旗之  
忠臣也

又云。淨心信敬。不生疑惑。即不墮地獄惡趣。終蓮花化生。夫天堂者。賞善之處。地獄者。罰惡之區。試問天堂地獄。誰施賞罰乎。書云。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此上主賞罰善惡之公也。即死後有賞罰。亦憑善惡為升降。佛氏不論善惡。順己者。陟之天堂。逆己者。投之地獄。以人而擅上主權。狂悖之罪。不可勝誅矣。至彌陀經。執持名號。諸罪消滅。死後平吉。了無凶禍。如此其易。小人聞之。孰不縱私慾。汗心身。侮上主。亂人倫。惟冀臨終念佛若干次。彌天罪孽。一切銷除。嗚呼。人亦何忌而不為惡哉。是佛教明明大開為惡之門。而滅絕從善之機也。害人心術。豈淺鮮哉。

觀音普  
門品

若有持觀世音菩薩名者。設入大火。火不能燒。若爲大水所漂。稱其名號。即得淺處。若復有人。臨當被害。稱觀世音菩薩名者。彼所執刀杖。尋段段壞。設復有人。若有罪。若無罪。扭械枷鎖。檢繫其身。稱觀音菩薩名者。皆悉斷壞云云。

三  
應十

若諸眾生。欲爲天主。統領諸天。我於彼前。見帝釋身。而爲說法。令其成就。若諸眾生。樂爲人主。我於彼前。見人主身。而爲說法。令其成就。

攻辯證佐  
精嚴確切  
譎計邪術

述叟曰。火燒水漂。或有脫者。亦由天命未絕耳。若持誦觀世音。得免其患。予甚惑焉。嘗見世之誦觀世音。持月素者甚多也。令若輩日誦其號。以一指入火中。果不痛楚否耶。至扭械枷鎖。拘繫罪人刑具也。刀杖處決。懲罰惡人憲典也。如念觀世音。刀杖不能段段碎。枷鎖不得

總難解脫  
眞照妖鏡  
也

醒世迷編 一上卷 佛經狂妄非理

二十六

立刻壞。是其術不效。妖言惑眾。啟人作亂。罪不容於死矣。如其術果效。是兇惡不能治。王章無所用。有世道之責者。當速爲誅鋤。豈容沿門比戶。焚香持誦。尊爲法語哉。昔李後主。虔於奉佛。宋師入境。命兵士皆念救苦觀世音菩薩。卒之國亡身擄。爲世所笑。普門品之誤人。蓋不少也。至夫見身說法。成就人爲天帝。爲世主。則是教人輕蔑上主。而奉佛爲至尊也。則是教人背叛國君。而陷罪於篡弑也。大逆不道如此。稍有忠孝之心者。誰不髮指背裂。欲食其肉。而寢其皮乎。或曰。佛教有所短。亦有所長。吾棄其短。而取其長。何如。嗚呼。亂臣賊子。豈無一二端可取。然斷罪闕下。未有因其末節。而赦其大罪者。不但首惡不赦。依從附和者。厥罪惟均。吾恐天罰之嚴。更倍於世法。可不慎歟。

# 佛經不相合

一經言昆崙山在地。一經言妙高山。妙高山即昆崙山。在水。一經言昆崙高一

萬五千里。一經言二萬一千里。一經言妙高山入海八萬踰繕那。高

四萬由旬。一經言三十三天。有欲界。色界。無欲界。無色界。自下而上。

一經言昆崙四面。面各八天。其上一天。又諸經所說。日月星辰度數。

一一不合。自相舛錯。

朱子曰。釋書只有四十二章。是古書。餘皆中國文士潤色成之。

述叟曰。佛書中有言一事。而各經多不相合。豈釋迦著書。信意狂談。故

互相舛錯歟。或經中國翻譯。各加潤色。遂失本來面目歟。唐則天命

張昌之輩。於內廷修三教珠英。宋徽宗時。修道史。使徐師仁充潤色。

官凡四人。董師淵尤長於佛書。變爲章句。流布四方。且佛書中。多老

邪說誣民  
釋迦文士  
共之按法  
以誅應分  
首從

述叟翻閱  
釋藏殆盡  
故揭其隱  
病辨其疑

似絲毫不  
爽邪說之  
息兆於此  
矣

醒世迷編...上卷 佛戒殺物命

二十八

莊列子緒言。是必中國文士剽竊。潤色所成。總之天竺釋迦濫其源。中國文士揚其波。迨至蔓延天下。又創爲追薦齋醮等事。耗財壞俗。深爲民害。若不禁遏。孔孟之道。何年著哉。是在有主持世道人心之責者。

### 佛戒殺物命

釋氏戒殺物命爲善。以慈悲即仁也。顧不裁諸義理。一概不殺。小不忍而釀大患。殺盜滋多矣。况視人物同等。全無分別。其仁非仁。實害夫仁。外着羊皮。而內蒙虎質。有害於世道人心匪淺也。烏得爲善乎。考小西洋者。卽天竺五印度國土中華所稱佛地也。其國俗崇釋教。愛愍鳥獸。爲一大事。建巨室。崇壇邃宇。廣儲錢穀。以養鳥獸。走人於四方。徧索鳥獸之老者。病者。舍之養之。死者瘞之。痊者釋之。至窮苦之民。老者。病者。叫號者。偃

作者。不特不扶救存恤。亦莫之盼矚也。流傳中國。遂信素食戒殺放生爲善。夫仁者。愛人爲善。又以不望報爲真善。佛教愛物而不愛人。非仁人之心矣。又來生報施是畏。利於己而爲之。則愛物亦非真矣。余故謂戕賊仁義。有害於世道人心也。釋以人物同此生命。殺之適口育身。不仁甚矣。轉生必淪爲物。互相噉噬。士大夫聞其說而多之。况庸眾乎。不知人靈物蠢。賤爲貴役。則蠢爲靈用。自然之理也。故自古及今。人生皆取資於物。使不資乎物。而人可以生。何妨戒乎殺物。若不資乎物。而人不能生。又何必戒乎殺物。故戒殺物命。於勢不能。於理不可。強名曰善。而實非也。人必戒殺物命而後可。則雞豚狗彘之充庖。骨角羽毛之適用。昆蟲草木之療病。馬之乘駕。牛之反土。俱不可矣。人焉能生存天壤間哉。即披緇者流。亦應束手無所取資。裸身無可被服。枵腹無以充腸。



何也。毛羽皮革。盡關生命。麥穀菓蔬。必除螟螣。無往而不殺物也。何乃止禁葷。而不禁素乎。若云禽獸有血。穀蔬無血。故不禁穀蔬。而禁禽獸。是僅知紅者爲血。而不知白者綠者。亦未始非血也。大凡天下形生者。皆以津液爲養。津液之流貫。皆血也。而紅色之血。特較著者耳。即釋書亦最多妄證焉。如所云。徽州汪氏庵僧惠洪。死亡爲菌。香甘勝肉。菌自言。我生前虛受供施。冥司罰爲菌。葷酌汪氏。又云。草木爲妖祟。能見男女形。以迷惑人。又云。瓦礫皆有佛性。據其說。則草木之類。皆有生覺。乃取菜而茹。析薪以焚。寧非殘厥命。犯殺生戒乎。將以爲天生草木。本供人用。則殺之無妨。吾亦曰。天生禽獸。以隨我使。殺之亦無妨也。要之物有害於人者。不可不殺。物有利於人者。不可不用。易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物生於天地後者。無天地。則物無從生。物生

程子曰人  
盡佛教數  
十年連佛  
的種子都  
無此段更  
爲暢達

於人之先者。無萬物。則人何以存。若用物有罪。是造物者。以物爲餌。以殺物爲窞。而陷人於罪也。有此理乎。噫。異矣。人物非佛所生。而妄定人以殺物之罪。得毋傲罪通天哉。夫人殺物。罰當償報。物殺物。理應抵還。試觀普世飛者。走者。惟六畜待人以飼。傷物或少。其他山野之獸。噉血肉以肥身。羽毛之族。啄虫蟻以充腹。胎卵濕化。互相吞傷者。無算也。使人殺物。胥化爲物。而物殺物。難轉爲人。不百年間。人無噍類矣。然耶。否耶。使禽獸亦轉爲人。則殺之者。有大功。而無小罪。何者。人仰面向天。參兩儀。君萬物。至靈而貴者也。禽獸俯首向地。嚙腐穢。飲淳汚。至蠢而賤者也。禽獸被殺。即脫賤陟貴。化蠢爲靈。不大受殺之者之恩德乎。楞嚴經云。以人食羊。羊死爲人。人死爲羊。生生世世。互來相噉。夫羊爲人芻豢。已受人恩。殺之變畜爲人。又大受人恩。而顧世世殺噉。恩將仇報。衡

諸公理。蓋大謬不然者也。嗟嗟。人之所以異於禽獸。爲其有尊尊親親。綱常之道也。人人殺禽獸。盡轉爲禽獸。則尊親難言矣。蓋我之君親。我之伯叔尊長恩人。群先我而殺禽獸。必先我而轉禽獸。則我忍食其肉乎。忍寢其皮乎。忍乘駕鞭策。以盡其力乎。不忍也。我用禽獸而我弗忍。不用禽獸而我莫能生。此兩難之道也。將何所適從歟。上古之人。與禽獸雜處。往往弱肉強食。爲禽獸害。伏羲氏教民佃漁。燧人氏教民烹飪。有虞氏教益焚山澤。種種生命。殺傷甚多。至后稷教民稼穡。不廢蒐苗獮狩。數聖人治中國。更殺物之作俑者。亦將輾轉於殺孽。而不得釋脫於禽獸中歟。且自盤古首出。至漢明帝。歷年久遠。不論貴賤賢愚。咸不知佛戒。宜盡化爲禽獸。而禽獸皆化爲人類。斯世之人。不幾盡禽獸轉生。蠢然而無靈與。佛氏又勸人出家。使父子相棄。夫婦相離。以塞人生。

之源。至蟣虱螻蟻。蛇蝎虎豹。概不忍傷。以滋庶物之繁。則是古聖人驅除禽獸。安天下之人民。而佛乃潛移默易。欲滅人民。讓天下於禽獸矣。詎止尊尊親親之道息已哉。誠如佛教。則郊社用牲。結冤讐也。公堂獻羔。深殺報也。膠漆製笙。絲革和藥。戕物命也。推之兕皮不可爲甲。雕翎不可爲矢。牛角魚膠。不可爲弓。旌旗繁纓。不可昭文明。干戈戚揚。不可禦盜賊。無怪乎梁武泣囚徒。而綱紀廢弛。則天禁採捕。而民死飢饉也。且殺物果嚴於報。則世之爲君者。厥罪不綦重乎。蓋士庶傷生雖多。終不若帝王殺物尤繁。匪獨鼎豆華奢。庖廚肥美。而邊境防禦之兵甲。府州用刑之司牧。無不爲朝廷斷擊誅戮。其戕生有不可勝計者矣。若於身後一一伸報。其輪迴寧有底止哉。嗟嗟。釋氏教人戒殺。是辱聖賢也。亂正教也。毀倫常也。凌詈君公也。墮壞兵農禮樂。殄絕人民也。如斯異

端。法所必誅。豈容簧鼓於聖世哉。吾儒爲聖人徒。不急距之闢之。乃侍從瞿曇。干城舍衛。倡夫食素戒殺放生之說。曰爲善。曷不知爲善。自有正道乎。吾儒之所謂善者。忠於君也。孝於親也。弟子長而信乎友也。飢者食之。渴者飲之。貧者濟之。困者拯之。冤抑者伸之。鰥寡孤獨者養之。愚者教而惡者化之。殺一二人有利於天下後世。則殺之。不求利於己。惟思濟夫人。以仁爲本。以義爲宜。循己之分。量己之力。而行之自然。如斯而已。君子曰。此真善也夫。此真善也夫。又何必以戒殺物命。然後爲善哉。

釋迦踰城出家。滅絕親屬。度眾爲僧。滅絕人類。戒勿宰殺。滅絕庶物。雞豚狗彘。聖王教以養老用者多。斯畜者繁。誠如佛戒。凡禽獸待人而食者。皆滅絕矣。釋迦滅絕一切。生民以來第一狠人。述叟斯篇。真

討佛不磨檄文。反經興民。在此一舉。豈曰小補之哉。劉鈇評

### 佛輪迴之說

輪迴之說。創自西域。聞人閉他臥棘。彼痛細民爲惡無忌。乘已聞名。爲奇論。禁之曰。行不善者。來世有報。或產貧賤家。或成禽獸類。暴虐者。變爲虎豹。驕傲者。變爲獅子。淫色者。變爲犬豕。貪得者。變爲牛驢。偷盜者。變爲狐狸豺狼鷹鷂等物。每有罪惡。報必相應。達者謫之曰。上主勸善懲惡。自有正道。世人尙悖逆而肆惡。爾以無憑之言。圖令創懲。願不悖哉。旣沒。門人嗣其辭。漏他國以及身毒。釋迦圖立新門。襲茲邪說。遂創輪迴。加以六道誑言。輯爲經。數百年後。漢人求其經。乃傳中土。遂流毒至今。世人誤讀佛書。信其淨土。甚有願早死。復生彼國者。良可笑矣。嘗試論之。人魂變獸。初無他據。惟視其前世淫行。會效某獸。從而罰之。俾後

世爲某獸。此順其欲耳。烏足謂刑乎。奸人之情。滅己棄彝。肆行積惡。尙自恨具人面貌。妨碍行爲。使聞後世將改其形容。憑己流恣。詎不大快乎。如暴虐者。常習殘殺。豈不欲身着利爪鉅牙。爲虎爲狼。晝夜血汚其口乎。倨傲者。習於欺人。不甘遜讓。豈不樂長大其形。爲獅子而王眾獸乎。賊盜者。偷人財貨。豈不願化爲狐狸。隱現其形。以盡情乎。此等輩。非但不以變貌爲刑。乃反以爲恩矣。上主至公至明。其罰惡必不如是也。且賞罰善惡。必待來世。甚爲不公。設有人甘貧克己。忍辱修德。以終其身。迨死後爲別姓子。其靈魂不記前世善。其肉身又非前世軀。賞之富貴。不幾賞非其賞乎。又設有人暴戾恣睢。害人戕物。以快其志。迨死後爲他人嗣。其靈魂不記前世惡。其肉身又非前世形。罰之貧賤。不幾罰非其罰乎。賞罰乖舛。旣不足以驚人心。又寬緩而莫知畏憚。輪廻之說。

於阻惡勸善。無益而反有損也。楞嚴經云。卵因想生。胎因情有。濕以合感。化以離應。情想合離。更相變易。所以受業。逐其飛沉。以是因緣。眾生相續。此荒唐不經之語。全無賞善罰惡之權矣。果人物生死。紛逐流浪。隨其情想合離。自生自滅。乾坤無主宰。如國家無君父。有是理乎。不更與轉生受報之言。自相矛盾乎。又云。相愛相結。愛不能離。則諸世間父母子孫。相生不斷。噫。悖倫常。滅人道。陷天下於奸邪而不覺者。其斯言也。夫人之子孫。不忘先人之恩。追遠尙及三代。人死果情愛不割。可復受生。是祖父死。乃轉爲子孫之後嗣。妻女死。乃轉爲子孫之婚配。稍知忠孝者。娶妻生子。婚育何安。祖父降爲子孫。尊卑倒置。倫常大變。釋氏蔑視君親之罪。可勝言哉。况人若轉生。則魂乃舊有。旣係舊有。至多亦有定數。釋教云。出家爲僧尼。與念佛素食者。皆不生不滅。不墮輪迴。



而近世僧尼。不啻億萬之多。奉佛敬僧。更半天下。死後果皆升天極樂。而人魂不減其舊數歟。又云。極惡之人。墮阿鼻地獄。爲餓鬼道。永不受生。嗟夫。後世人心風俗。澆漓日甚。毀仁滅義。奸邪淫蕩。罔知忌憚。阿鼻之獄。將日積充盈。而人魂不又大減其舊數歟。夫數十年之升墜。不可勝數。千百年之升墜。又靡可計算。迨至於今。天下應無人類矣。然秦漢之人。多於三代。唐宋之人。多於秦漢。今世戶口。又多於唐宋。人非轉生彰彰矣。若云禽獸轉生爲人。吾知其斷斷不能。蓋人生數十年。祇有男女數人。仍多無家室。絕後嗣者。禽獸蟲介之生。或一年一胎。或一日一卵。或一生千百。又人之壽者。百歲。或八九十年。次者。五六十。年。天者。二十年。殤者。或期年。或數月。若物類之生。最久者。不過三十年。次者。不過三四年。有年餘死者。不能卒歲者。夏虫不知秋。朝生暮死者。人之生死。

一日中一分。物之生死。一日中。不止千萬分。觀生死之不齊。可知人物轉生。全無確據。奈何爲其所惑者。堅執而不悟耶。况轉生之說。天下受其暗害。又紛紛也。人所最重者。莫過生命。最親者。無如父子夫妻。自有前後世因之說。人多不顧性命。少遇艱難。遂尋自盡。以爲早死早托生也。不肖之子。父母不教訓之。乃曰。前世討債者。子怨其父母。不孝養之。乃曰。前世無緣。夫婦不和諧者。乃曰。前世冤家對頭相聚也。貧人生子女。或艱養育。或苦娶嫁。輒殺之曰。使爾早托生富貴家也。痛哉聖賢言。親親仁民。則殺至親之罪。甚於殺人之罪。奈何以偽善之貌。飾殘賊之心。借虛誑之言。掩故殺之辜。緣貪吝之情。忘父母之慈。謬執大乎。則此諸被殺之小兒。非輪迴一語。爲之刀斧也哉。且世人每藉轉生爲惡。更甚焉。如忿怒暴發。宜含忍消鎔。近人則曰。爾我乃五百年前。冤家相遇。

必鬪傷而後已。如見美色。宜念淫爲百惡首。況己亦有妻女。何爲淫人妻女乎。近人則曰。前世有宿緣。一見自生歡喜心。姦之何罪。如稱貸人財物。力可償則償之。力不能償。心願勿負。近人則曰。伊前生少欠我債。故輕意付我財物。或曰。今世力不能償。以待來生可也。甚而言臣弑君。爲往世之故。子弑親。爲宿孽之因。不但不正其不忠不孝之罪。反置其君親有應篡應弑之罰。釋氏流毒至此。寧不堪痛哭流涕。長太息也哉。更引輪迴因果。刊爲經書。以播於世。究無證據。詢之此人。乃云彼人言。質之彼人。又云他人言。輾轉相傳。實無有明視一人輪迴者。究之中國自開闢來。未有一人輪迴者。其天縱神聖。亦未有言輪迴者。而佛氏獨言輪迴。自訟自證。曷足信哉。假自開闢來。果有一靈魂世世轉生。則所經朝代甚多。所見事。所識人。亦甚眾。何竟無一人能記一事。識一人。而

佛氏獨記其事識其人。豈眾人皆善忘。而佛氏獨善記耶。抑佛氏獨智。而世人皆愚耶。大抵佛言轉生。不過掩其佞佛之不效耳。佞佛不效。非委於前世未修。卽惑於來生必報。閉他隊。辣開其源。佛氏之徒導其流。嗚乎。是殆漸滅我聖教也。禽獸我中華也。儒者何輕容之。更入廟頂禮。延僧薦亡。陽儒陰釋。尙靦然曰。吾先師至聖孔子也。吾聖人之徒也。我知孔子必艷然不悅曰。吾非爾師。爾亦非吾徒。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釋迦知人最好者。富貴安樂壽考子孫。故逢人之欲。云有求我者。我能與之。又知人生有命。非妄求可得。己亦不能佑之與人。乃言前後世之因。以掩蓋其謊。嗚呼。轉生之說。佛誘人不安命也。妄肆貪也。癡心想來生受報也。遁叟識破邪說。深憐世迷。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又反覆嗟歎之。仁人用心。如此其極。讀之者。未有不翻然悟。赧然悔。

也。劉鈺評

### 釋有教律禪宗頓悟之不同

釋初祇傳佛教。後變爲律。及禪宗頓悟。已非本來面目。

朱子曰。老莊滅倫理未盡。佛則人倫滅盡。禪則義理滅盡。

詹雪崖曰。倫理謂父子親。君臣義。夫婦別。長幼序。朋友信也。老莊獨善不仕。是滅君臣之義。而且放縱禮法之外。滅父子之親。長幼之序。朋友之信。獨夫婦之配不廢。故曰。滅絕倫理未盡也。佛氏棄國而無君臣。出家而無父子。不娶而無夫婦。獨善而無長幼朋友。故曰。人倫滅盡。所謂掃除事障。義理根人心所固有。而不可無者也。禪家則破佛戒。身心顛倒。不顧名檢佛之律。斷惡修善。禪乃謂惡不必斷。善不必修。惟問心之有無如何。苟無心殺人爲無罪。至謂淫房酒肆。無非道。

場。故曰義理滅盡。所謂掃除理障是也。

雪崖又曰。實教以示頓。權教以示漸。則惑人尤甚。佛氏有禪宗兩門。禪屬詳解。即漸見此道也。宗由立悟。即頓悟此理也。總歸於明心見性。如捕風捉影。即明矣見矣。知而不行。有何干涉。况又離大本大原。心性之由來。已不明不見矣。

楊廷筠曰。釋氏知因果報應。可以誘愚民。不可以動中智。故有教。言語文字。可以動中智。不足以契闔修。故變而爲律。遺教梵網。可以契闔修。不足以諧上哲。故變而爲宗。最後專談義學。盡掃有爲。不立文字。直指心性。明心見聖。立地成佛。於是禪宗止觀之學。大行於世矣。夫語及心性。原是聖門未發之中。天命之性。明德至善之本體。但釋氏不談心性之用。止將無聲無臭。窈然冥然者。虛摹其意像。有無雙遣。

能所俱捐。加之新辭巧句。活脫變化。安得不據上游。安得不傾動一世。而營壘之堅。公輸墨翟。不能與較勝負。宋儒所謂彌近。所謂如淫聲美色。所謂今之惑人也。乘其高明。非此之謂歟。第人心難持。比如六轡。無時無鄉。最稱神物。求之於動。既多妄思。求之於靜。亦生浮念。難靠靜功。故靜中更須依泊。還勝於彼。乃作十六觀想。寄想左觀。妄念不生。立此法門。救人紛擾。用意良亦勤矣。然不識主宰。惟徒逐妄。逐妄之心。獨非妄乎。且上主付人此心。正欲其用之進善成德。聖賢存養此心。正欲其推之修齊治平。若止一念不起。與木石等。何貴有此心。有此修哉。禪家者流。跏坐止觀。必須遺棄人倫。返觀收聽。卽果能依觀作止。一心不亂。亦程子所謂有直內。而無方外。止得寂然不動。尙少感而遂通一邊。夫子教人兩端必竭。而釋乃欲一端盡之。就

其美處。亦有何用。乃欲驚然加諸神聖之上也。豈不惑哉。

逋叟曰。僧家資十方供養。無慮衣食。居民勝叢林。蕭洒清閒。有聰慧者。於極靜中。檢閱佛藏。參看語錄。久之積蓄者多。則談鋒便佞。於是上高坐。執拂子。幢幡鼓樂。壯其觀瞻。口中慣談模稜活脫之語。縱有人問觸處。皆能應酬。而且不講顯明道理。惟棒喝交加。以一二句糊塗語。要人參悟。遂傲然自居。頓悟成佛。余嘗細考其靜室中。多僧尼混處。穢跡不堪齒及。渠何曾明心見性。說他能直方。仍是不識他靜裡作爲。

醒世迷編上卷終



# 醒世迷編之下

## 佛教入中國之始

漢明帝永平八年。乙丑冬十月。帝聞西域有神。其名曰佛。按魏收曰。明帝夜夢金人長大。頂有

白光。飛行殿廷。乃訪群臣。傳毅以佛對。因遣使蔡諳之天竺。求其道。得其書及沙門。袁

漢紀云。沙門。漢言息也。息意。去欲。歸於清淨。號曰沙門。以來。蔡諳至中途。遇白馬駝經。其書三十

函之。大抵以虛無為宗。貴慈悲不殺。以為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蘭臺。

生時所行善惡。皆有報應。善為宏闊勝大之言。以勸誘愚俗。於是中

國始得其術。圖其像於顯節陵。

胡寅曰。佛者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則夫婦父子君臣。性耶。非耶。若以為

非性。則佛固人耳。不能舍是三者。而有己也。以為性耶。何乃立教。使

天下人。去此爲心也。且自侈其道。爲廣大慈悲。故毒如蛇虎。微如蚊虻。皆所憐憫。捐身以飼之。割肉以啖之。無所顧惜。獨夫婦父子君臣。則斷棄除舍。不得與蛇虎蚊虻比。則廣大慈悲。又安在哉。

丘濬曰。浮屠言爲真大亂之道。實麗吾聖人莫大之罪。在三代聖王。必誅無赦者也。明帝爲人子。乃崇無父之教。居君位。乃容不拜之臣。爲中國王。乃黨外彝之人。開茲大釁。爲中國無窮禍害。春秋誅黨惡。必原開黨之始。嗚呼。明帝豈非名教中萬世罪人哉。

魏宣武帝恪胡妃生子詡爲太子。魏主殂。詡即位。

梁天監十四年魏延昌四年乙未

月尊妃爲皇太后。居崇訓宮。后聰悟。好讀書屬文。射能中鍼孔。政事皆手筆自決。太后好佛。魏神龜元年戊戌九月。遣使者宋雲與比丘慧生如西域求佛書。雲等行四千里。至赤嶺。乃出魏境。又西行再碁。

至乾羅國得佛書百七十部而還。至是佛教乃盛。

述叟曰。胡太后性聰悟。好讀書。豈未見中國經史歟。奈何癖嗜桑門教耶。蓋宣武沉溺釋氏。后薰染於中。而莫知其非矣。厥後謬倚佛祐。縱恣於惡。惡愈深。則崇佛愈堅。故佛書未廣。遣使遠求。宣武作瑤光寺。未終而殂。后興工繼成。后之好佛。宣武導之也。后淫亂罪盈。身沉於河。已服厥辜。至亡國覆祀。天所以報宣武佞佛之首惡也。嗚呼。可畏哉。

老吏斷獄  
一字移易  
不得

### 佞佛之禍

佛法至中國。楚王英<sup>光武第三子</sup>最先好之。十三年庚午謀逆。廢徙丹陽涇

縣。十四年自殺。時窮楚獄。坐死徙者以千數。繫獄者尙數千人。

胡寅曰。事浮屠道。楚王英最先。而取禍亦最速且大。夫英得異教於沙

門。猶不若後世之盛也。其所好者。特粗迹耳。旣以自殺。又延及無辜。囹圄刻深。生死怨痛。本欲祈福。反更得禍。又况深窮其說。以爲微妙。了心見性。而不能逃。殄滅彝倫之罪者。其陷溺可勝計哉。

逋叟曰。佛法初入中國。綱鑑大書。楚王英最先好之。續書謀逆自殺。此春秋誅首惡大義也。夫楚王英好佛。未必如梁魏之過甚。而獲報乃何其太速也。蓋雖好其粗迹。實爲王公大人首倡。此所以報不旋踵也。佛法入中國。邪正大關。朱子綱目。惜未特書。失春秋誅首惡之旨矣。

趙主石勒。以天竺僧佛圖澄。豫言成敗。頗有驗。敬事之。自稱趙天王。行皇帝事。改元建平。在位四年。六月殂。子弘立。從侄中山王虎。遂廢弘。未幾弑之。殲其子孫無噍類。

石虎即位。改元建武。奉佛圖澄尤謹。朝會日。太子諸王扶翼上殿。國人化之。爭造寺廟。削髮出家。或因避賦役爲奸宄。著作郎王慶等議禁。詔不許。

虎在位十四年。殘暴貪淫。罔所顧忌。十四年夏四月卒。太子世立。虎庶長子遵還鄴。廢世爲譙王。尋竝其母劉太妃殺之。後石閔弒遵及太子衍。召石虎子義陽王鑒即位。又廢而弒之。並殺虎三十八孫。盡滅石氏。閔自立爲皇帝。國號魏。復姓冉氏。

晉升平元年。燕光壽四年。冬十一月。燕主慕容儁徙都鄴。夢趙王石虎齧其臂。乃掘虎墓。求屍不獲。以百金購得。數其罪而鞭之。投於漳水。逋叟曰。石勒乘晉室亂。割據一方。亦羯之雄也。惜不明大道。佞佛求福。尊事佛圖澄。以言成敗。尙未崇佛太過也。僭居寶位四年。餘禍及子。

精刻之論  
談諧之筆  
妙甚趣甚

孫。何報之速也。若石虎事佛過於勒。而獲禍更慘。身亡。子孫互相翦屠。諸子三十八孫。屍橫血泊。同時絕滅。甚而虎之遺魄。不容掩於泉壤。鞭殘投流。佛何無靈。而不救歟。

後秦弘始七年正月。秦王興以鳩摩羅什爲國師。奉之如神。帥群臣。及沙門聽講。又命羅什翻譯西域經論。大營塏寺。沙門坐禪者。常以千數。由是州郡化之事佛者。十室而九。

逋叟曰。秦建元二十年。秦王堅將兵擊姚萇。萇兵屢敗。軍中無井。秦人塞安公谷堰。同官水以困之。會天大雨。萇營中水深三尺。營外寸餘。堅嘆曰。天亦祐賊。由是萇軍復振。戰勝符堅而縊之。入都長安。稱皇帝。似天祚其王已。在位八年。萇殂。子興立。秘喪與秦戰。執秦主登而殺之。亦可與有爲者也。乃在位未幾。徼福佞佛。一傳及泓。爲劉裕困

亡。泓斬首建康。孫佛念投墻死。天何助之而興。佛何促之而亡乎。宋主以故第爲湘宮寺。備極壯麗。新安太守巢尚之罷還。宋主謂曰。卿至湘宮寺未。此是我大功德。散騎侍郎虞愿侍側曰。此百姓賣兒貼婦錢所爲。佛若有知。當慈悲嗟愍。罪高浮屠。何功德之有。宋主怒。使人驅下殿。愿徐去。無異容。

逋叟曰。湘東王久廢。爲大臣擁立。斯時若志圖混一。驅逐羌氏。救民水火。以正華夏之統。功德赫赫萬世矣。曾不思此。反竭財勞民。改故第爲湘宮寺。崇佛像。供沙門。矜言功德。僅三十四歲而殂。佛何忍令其不壽耶。傳位太子昱。乃嬖人李道兒之子。斬宗滅嗣。佛又何默聽其爲嬴秦之續乎。况寄奴之興。提一劍以率群才。艱難創業。何嘗藉資佛力。後人妄希佛祐。致罹天譴。反速敗亡。鼎移道成。寧不哀哉。

梁大通元年丁未三月。帝捨身於同泰寺。寺在應天府臺城西

尹起莘曰。甚矣武帝之愚也。人在天地間。有此生。則有此身。生不可滅。

則身不可捨。若以委身於佛氏爲捨。則佛當取其身而用之也。今既

曰捨。而身猶在。是未嘗捨也。未嘗捨。強名曰捨。已昧心於不誠矣。他

時諸臣以金贖其身。不知當捨時。孰受之。而贖時。又孰歸之也。末年

荷荷之時。又復戀戀不能捨何哉。

己酉九月。梁主幸同泰寺。設四部無遮大會。釋御服。持法衣。行清淨大

捨。素床瓦器。親爲四眾。比丘僧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講涅槃經。佛說燃燈文云願一切衆生皆得涅槃

槃微妙光明言至涅槃者乃有微妙光人認以爲死非也然涅槃之說特諱一死字究竟何嘗不是死群臣以錢億萬奉

贖。表請還宮。三請乃許。

胡寅曰。佛行有五要。舍其一。梁武爲帝王。享天位。內畜姬妾。外列官師。



富貴之崇。子孫之多。宮室城池守衛之密。猶爲未足。命將兵爭奪於外。惟恐失之。安在其能捨乎。

大同三年丁巳八月。帝修長干寺。阿廣王捨。出佛爪髮舍利。設無礙食。大救。

是爲萬世說法非單嘲笑梁武也

逋叟曰。佛遺骸果利益於人。身毒之國王臣庶。豈敢賤瀆。而分爪髮與中國乎。抑思賚爪髮來者何人。指係爲佛者何據。不問真僞。而信爲佛遺蛻。何其惑歟。况佛旣不免於死。其爪髮特枯穢之餘耳。又焉能利人之生。梁武設會大赦以敬之。可嗤也已。

梁主爲人博學能文。陰陽卜筮諸技藝。無不精妙。勤於政務。冬月四鼓竟。即起視事。執筆觸寒。手爲皴裂。自天監中。用釋氏法。長齋斷魚肉。日止一食。惟茶羹糲飯而已。或遇事繁。日移中。則漱口以過。身布衣。

爲佛所誤  
至此猶不  
自覺梁武  
之聰明真  
異樣殺人  
也

木棉。皂帽一冠三載。一衾二年。後宮貴妃以下。衣不曳地。性不飲酒。非宗廟祭祀。大享宴。及諸法事。未嘗作樂。多造塲廟。公私費捐。

逋叟曰。武帝天資聰穎。勤於任事。且甘儉朴。以風天下。如此者久之。江左未有不治平。國祚未有不延長者也。奈天監後。溺釋教。謹佛事。造廟設會。公私告匱。泣囚弛法。姦惡滋多。以可與有爲之才力。終至身辱國亡。佛教誤人。豈淺鮮哉。

梁主敦尚文雅。疎簡刑法。自公卿大臣。咸不以鞫獄爲意。奸吏柄權弄法。貨賂成市。枉濫者多。上年老厭於萬幾。又專精佛戒。每斷重罪。則終日不憚。或謀反逆事覺。亦泣而宥之。由是王侯益橫。或白晝殺人於都市。或晝夜公行剽劫。有罪亡命者。匿於主家。有司不敢搜捕。上深知其弊。而溺於慈愛。不能禁也。

差之毫厘  
謬以千里  
可不慎歟

丘濬曰。大禹泣罪。憐民愚也。梁武泣囚。徼己福也。洒淚雖同。處心則異。憐愚而泣。終寘於法。所以戒後。使化愚為智。變惡為良。徼福而泣。雖免於死。然法日弛。姦惡日起。卒至白晝殺人。公行剽掠。本徼福於己。反致禍於人。所謂求福不得。禍已隨之者。佛教不足憑信如此。後世人主。其鑒之哉。

丙寅梁中大同元年春三月。上幸同泰寺。遂停寺省講三慧經。是夜同

泰寺浮屠災。

曰天火曰災

上曰。此魔障也。宜廣為法事。遂起十二層浮圖。將

成。值侯景亂而止。

胡寅曰。梁武溺於佛。亦不知佛也。江南雖小。號為帝王。一日二日之間。幾務豈少哉。乃留居僧寺。至於逾月。必以境內為晏安。無所廢闕也。而不知所失多矣。浮屠之變。蓋天火之所以警戒也。方且迷而不悟。

歸咎魔障。窮極土木。以肆狠心。烏在其爲心能捨也。

丁卯太清元年三月。帝捨身於同泰寺。

逋叟曰。捨身入空門。此釋氏巧術。愚人以佞佛也。釋氏云。一子出家。九祖升天。又云。一披釋衣。不墮輪迴。世人信其嚶語。則決志爲佛弟子矣。故父母忍棄。妻子割愛。富貴者一墮其中。身尙不惜。豈吝於家。則傾貲以實寺藏。貧窮者亦得入以樹黨羽。而多其力役。佛氏勸人出家。利益大也。武帝迷惑不悟。三度捨身。金錢已去億萬矣。邇來富貴家。慮子嗣病夭。多捨入佛寺。爲記名僧。云佛家弟子。疾病少而長養易。及其成立。另覓一人以代。名曰替僧。終身贍養。是僧門旣得其人。又收養育之利。且倚大家聲勢爲護法。是一舉而三得也。嗚呼。人之生死。有命在天。佛已死矣。烏能祐人。誤入釋氏之網者。請觀武帝捨

洞見佛氏  
肺肝

身之報。

己巳梁大清三年二月，梁以侯景為大丞相，與之盟，勅止援軍。景從之，拜表求和。既盟，景圍不解，了無去志。梁主常蔬食，至是蔬茹皆絕。乃食雞子。邵陵王綸因使者暫通，上雞子數百枚。帝手自料簡，歔歔咽咽。

不用禽獸  
祇食蔬茹  
大悖生物  
之恩故終  
絕其蔬茹  
令食雞子  
報罰昭然

胡寅曰：古時禽獸逼人，聖人教之網罟佃漁，為民除害，因以制禮為教，甚備。而愛物之心，亦可見矣。梁武信佛，以不殺為教，及禍亂既作，骨肉相圖，太平之民，十喪八九。向者茹素不殺之功，果安在哉。

侯景百道攻城，晝夜不息。梁武聞城陷，歎曰：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復何恨。俄而景入見於太極東堂，是後梁主所求，多不遂望。飲膳亦為裁節，憂憤成疾。五月丙辰，梁主臥靜居殿，口苦索蜜不得。再曰：荷荷。

猶云呵呵。遂殂。太子綱武帝三子立。爲侯景弑。繹武帝第七子即位江陵。西魏

怨怒聲也。入寇。亦被殺。繼而方智立。爲敬帝。二年禪位於陳。被弑。武帝殂後。共

八年梁亡。

尹起莘曰。梁主溺浮屠學。從滅倫之教。棄君臣。絕父子。遂使臣叛其君。

子叛其父。是以命正德。而正德叛。正德武帝子。爲臨賀王。梁主以爲平北將軍。都督京師諸軍事。屯丹陽。正

德遣大船數十艘。詐稱載荻。密以濟景。及景兵渡江。正德守宣陽門。又帥衆於張侯樓。迎景入宣陽門。至闕下。命邵陵名綸。武帝子。

而邵陵叛。命柳仲禮。而仲禮叛。甚至蕭正表叛於鍾離。袁君正叛於

吳郡。元景仲叛於廣州。莊鈇叛於豫章。雖有子及孫。如繹如紀如譽

如警。莫不遷延願望。互相吞噬。畧無拯救君父之意。綱目悉書於册。

蓋欲後人鑒之。勿至踐其覆轍。自取滅亡也。

逋叟曰。武帝以萬乘君。爲桑門之行。甘淡薄。恤物命。傾國帑。營寺塏。甚

痛哭古人  
留贈後人

至三度捨身。其佞佛未有若此之竭誠者也。佛果有靈。宜盡力福之矣。奈何臣叛其君。而叠見逼弑。子叛其父。而互相剪除。且子孫屠滅。覆宗絕嗣。不祇一身之荷荷已也。蓋佛無父無君之教也。武帝崇之。卽受無父無君之害。是知佛不能加敬己者之福。上主實嚴昭佞佛者之罰。後之人君。可不思所以自處哉。

魏太平真君七年。初魏主至長安。入佛寺。沙門飲從官酒。入其室。見大有兵器。出以白魏主。魏主怒曰。此非沙門所用。必與蓋吳通謀。六年七月

盧永蓋吳聚衆反。自號天台王。

欲爲亂耳。遂命有司按誅闔寺沙門。閱其財產。大得釀具。及窟室婦女。崔浩因說魏主悉誅之。魏主詔曰。昔後漢荒君。信惑奸僞。以亂天常。使政教不行。禮義大壞。九服之內。鞠爲丘墟。朕欲除僞定真。滅其踪跡。有司其宣告。征鎮太子晃。諫不聽。晃乃緩宣詔。

書。使遠近聞之。沙門多亡匿。收藏書像。惟捨廟在境內者。無復子遺。魏太子晃監國。爲政精勤。中常侍宗愛。性險暴。多不法。太子惡之。給事中仇尼道盛等。有寵於太子。皆與宗愛不協。愛搆之於魏主。斬道盛等。東宮官屬多坐死。太子以憂卒。

壬辰二月。魏主追悼太子不已。宗愛懼誅。遂弑魏主。並殺秦王翰。

尹起莘曰。佛法入中國。人皆敬求福利。未有敢訾之者。至魏主。毅然去之。亦可謂剛正不惑者矣。議者或以魏主不得其終。爲毀佛之報。不知梁主衍奉佛尤篤。得禍尤慘。豈佛獨靈於魏。不靈於梁耶。要知人之禍福。自繫善惡之積。奉佛與否。初無預也。

丘濬曰。民有悖於教。違禮犯法者。必先原其心。察其情。而推究其所自。苟上所不爲。又明有禁令。而民犯之。違之。後然罪之。誅之。彼固甘心



受也。上分明爲之。又無禁令。一旦不分彼此。施以一切之刑。彼固有辭矣。元魏誅沙門。雖痛快人心。然未有禁約之令。限斷之明。即加不可復生之刑。使之改過無由。亦云慘矣。况其心有偏向。非一於扶正教。闢邪說也。安能服其心哉。

通叟曰。魏武滅佛教。信崔浩言居多。又偏溺道術。固非已守正而禁入邪也。且沙門豈盡窮凶極惡哉。亦有欲爲善而誤奉佛者。人君不曉以正教。一旦因怒概殲之。寧不慘乎。或以宗愛之弑。爲滅佛果報。願滅佛之令未下。太子晃實諫之。令出。晃又緩宣之。使遠近亡匿。收藏經像。晃護衛佛教。保全沙門。心亦苦矣。何故佛能報其父。而不能庇其子。使之憂亡歟。要知魏主之死。報其橫誅無辜。太子之亡。報其曲庇邪教。天鑒不爽。一至此哉。

魏主聰睿夙成。剛毅有斷。而好黃老浮屠之學。每引朝士及沙門共談玄理。雅薄富貴。常有遺世心。乃奉皇帝璽綬。傳位太子宏。生五年矣。太子即位。改元延興。群臣奏曰。今皇帝幼冲。萬幾大政。猶宜陛下總之。謹上尊號曰。太上皇帝。顯祖從之。

尹起莘曰。古人居天位。治天職。宵衣旰食。猶懼弗勝。烏有尊居人上。而厭棄塵勞者哉。心若清虛恬淡。則當擇賢而用。委任責成。總其大綱。乃嗣子方穉。欲委而去之何耶。異時鳩毒潛行。其身不保。亦以大權去手。莫能致詰。故爾。然則浮屠黃老之學。果何益哉。噫。

魏承平二年己丑。冬十一月。魏主專尙釋氏。遠近承風。無不事佛。比及延昌。州郡共有一萬三千餘寺。

魏主親講佛書。不事經籍。中書侍郎裴延儻上疏曰。漢光武。魏武帝。雖

戎馬間。未嘗廢書。先帝遷都行師。手不釋卷。良以學問多益。不可暫輟也。陛下親講大覺。塵蔽俱開。然五經治世模楷。應物之所先。伏願互覽兼存。則內外俱周矣。弗聽。立永明寺千餘間。以處沙門。又擇嵩山形勝地。立閑居寺。極巖壑土木之美。

逋叟曰。人臣進說。貴格其君心之非也。魏主縱惑邪說。爲善之心未泯也。特未即於正耳。苟直取佛書之妄言。五經之精理。痛切講明之。焉知其不改絃易轍乎。裴延鑄乃勸其互覽兼存。與徐徐勸紵兄之臂者。奚異哉。無怪乎魏主之弗聽也。

魏胡太后作永寧寺於宮側。又作石窟寺於伊闕口。初魏世宗作瑤光寺。未就是歲。太后復興是役。皆極土木之美。爲九層浮屠。掘地築基。下及黃泉。浮屠高九十丈。上剝高十丈。每夜靜鈴鐸聲聞十里。僧房

千間。珠玉錦繡。駭人心目。自佛法入中國。塿廟之盛。未之有也。時民多絕戶爲沙門。高陽王及李瑒切諫。都統僧暹等泣訴於后。責以謗佛。罰金一兩。

太后建寺不已。令諸州各建五級浮屠。民力疲敝。諸王貴人。宦官羽林。爭建寺洛陽。相高以壯麗。太后設會施僧。動以萬計。賞賜左右。所費不貲。府庫漸虛。乃減削百官祿力。任城王澄表諫。不能用。

逋叟曰。胡后建寺創塿。極其盛。設會施僧。極其侈。遣使取經乾羅。廣釋教。極其誠。佛果有靈。宜有以祐之。崇佛果爲真善。天亦當有以報之。奈何爲劉騰幽閉永巷。困於飢寒。欲自落髮。修道嵩山及騰死。嬖倖用事。政治縱弛。致令爾朱舉兵內向。落髮被執。與幼主釗同沉於河。亡國覆祀。罰之何酷歟。總之后自恃多才。放恣於淫。欲佞佛以消其

罪。不知禍及身家。其罪小。害遺後世。其罪大。后以崇佛爲善。焉知害及萬世人心。爲至重哉。故降罰之速且慘也。

奚康生少驍武。彎弓十石。矢異常箭。大有戰功。拜光祿勳。領右衛將軍。信向佛道。每捨宅立寺塿。凡歷四州。皆有建置。後與元義同謀廢靈太后。子娶右衛將軍侯剛女。即元義甥女。通姻委託。三人多宿禁內。後相猜忌。康生不安。正光二年二月。明帝朝靈太后。西林園。文武侍坐。酒酣迭舞。次至康生。乃爲力士饑。及於折旋。每顧視太后。舉手蹈足。噴目頷首。爲殺縛之勢。太后解其意。日暮。侯剛曰。至尊已朝。嬪御在南。何勞留宿。康生曰。至尊陛下兒。隨陛下將東西。更復訪問誰。靈太后起。援帝臂。下堂而去。康生大呼萬歲。近侍皆呼萬歲。明帝引前入閣。左右競相排。閣不得閉。康生奪子千牛刀。斫直後元思輔。乃得

古怪事古  
怪文令我  
絕倒

定。康生出處分。爲元義執鑕。次日赴市。時已昏闇。行刑人注刀數下。不死於地。刻截咸言稟。義旨使之過。至苦痛也。年五十四。子難十。八歲。以侯剛壻。得不死。徙安州。後尙書盧同爲行臺。義令殺之。

逋叟曰。康生勇而鮮智。黨逆反覆。取禍殺身。誰曰不宜。獨怪康生。朝廷大臣。歷三州重鎮。廣建寺塏。佞佛極矣。乃五十四歲。身死藁街。注刀數下。刻截至苦。子難千牛。十八歲。徙且見殺。而佛不之救。是何說哉。或世尊白毫。光未照見歟。或康生父子。臨刑心亂。忘念世尊來救歟。或父子皆念之。而世尊若罔聞歟。嗚呼。佛總無靈無能。佞之者。徒踵禍耳。世之有位者。宜以康生佞佛之報爲警。

### 佞佛之愚

梁天監十六年丁酉。春三月。敕織官文錦。不得爲僊人鳥獸形。爲其裁

剪有乖仁慈。夏四月。詔以宗廟用牲。牢有累冥道。宜以麩爲之。於是朝野喧譁。以宗廟去牲。乃是不復血食。帝不納。

朱散曰。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仁不仁之辨。義與利之間。伏羲作網罟。舜使益焚山澤。禹放龍蛇。周公驅虎豹犀象。夫豈不仁哉。其設心正欲生民奠居。萬物遂性。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也。梁武不以犧牲爲祀。不以僇人鳥獸形爲衣。其設心詎仁恕哉。不過信佛說。求福報而已。然一有利取國之心。至弑二君。殺六貴而不恤。一有利守國之心。作浮山堰。以灌壽陽。梁天監十三年十一月。築淮堰。魏降王足陳計。求堰淮水。以灌壽陽。梁主以爲然。發淮徐民築之。役人及戰士合二十萬。寒暑疾疫。死者相枕。天監十五年丙午。九月。淮水暴漲。堰崩。一日潰決。緣淮村落。漂入海者數十萬。可謂以其所不聲聞三百里。愛及其所愛也。是知以義而殺。不害其爲仁。以利而不殺。不免爲不

心如冰山  
玉壺筆如  
生龍活虎

仁。仁不仁之辨。義與利之間而已矣。

逋叟曰。儒教愛有差等。親親仁民愛物。愛物者。擲節之謂。如斧斤以時入山林。數罟不入洿池之類。非一概不用也。釋教視親疎同等。而愛物尤重。故蠶虱微虫不敢傷。仍割肉飼虎。捨身飽蚊。此所謂異端也。梁武崇其教。殆有甚焉。蔑視上主。祖宗廟祀。不用牲牢。愛惜禽獸。物命文錦。禁織形似。亦愚之極矣。梁武弑君戕民。忍心不顧。禽獸乃重。惜若斯。宜其自我得之。自我失之。而覆亡之速也。

唐武德二年五月。王世充遣人酖隋主。欲與太后訣。不許。乃布席禮佛。曰。願自今以往。不復生帝王家。飲藥不能絕。以帛縊殺之。

逋叟曰。佛於周昭王二十四年而生。天生之也。雙林臂痛而死。天死之也。隋主不知。惟佛是奉。見弑時。猶布席禮之。求後世不再生帝王家。



蓋思佛既不能祐我於生前。焉能祐我於死後。寧不愚之甚乎。然愚則愚矣。不識天生此愚人耶。抑佛氏使之愚耶。又或隋主自愚耶。當必有以辨之者。

唐武后潛謀革命。稍除宗室。越王貞太宗子舉兵豫州。貞使僧道誦經。以

求事成。左右及戰士。皆帶辟兵符。戰潰自殺。

通叟曰。武后弑君。酖母。幽子專政。窺竊神器。忠臣義士。人人得討。故敬業起兵。雖不克成。而一檄已凜凜千古矣。若越王貞。以天潢正派。舉兵討逆。上告宗廟。下誓三軍。激以忠義。鼓以勇敢。成則宗社之福。不成。則以身殉國。豈不毅然大丈夫也哉。曷乃使僧誦經。命兵士帶辟兵符。是戰未交。而氣已餒也。潰敗自殺。不亦宜乎。

唐武后造明堂。癸巳年冬。既成。后命僧懷義。作夾紵大像。其小指中。猶

區畫之精  
筆墨之妙  
可稱兩絕

何寺非藏  
姦之窟不  
然人何稱  
曰淫寺

容數十人。於明堂北。構天堂以貯之。日役萬人。費以億計。府藏爲空。每作無遮會。士女雲集。所度力士爲僧。數千人。懷義又殺牛取血。畫大像首高二百尺。云懷義刺膝血爲之。張於天津橋南。時御醫沈南璆。亦得幸於太后。懷義心慍。乃密燒天堂。延及明堂皆盡。風裂血像數百段。太后諱之。但云工徒誤燒麻主。即夾紵大像也因及明堂。懷義內不自安。言多不順。既而太后執之。瑤光殿前。使武收寧帥壯士毆殺之。逋叟曰。武則天之敬信釋氏。非若胡皇后專攻其教也。始以懷義爲白馬寺主。不過籍佛寺爲藏姦之窟耳。繼東魏寺僧法明。上大雲經。言后乃彌勒佛下世。當代唐爲閻浮提主。佛經言中國爲南閻浮提故敕兩京諸州。建寺藏之。此欲潛竊神器。恢張其事。攝服人心也。以武后之淫濫狡惡。固應爾爾。獨怪其嚴屠殺。禁採捕。則涉於迂矣。又建明堂天堂。作

夾紵大像。府藏爲空。懷義一炬。可憐焦土。仍諱之而不悟。寧非愚乎。武后自號金輪聖神皇帝。一入佛網。猶弗能脫。而况碌碌者流耶。余滋懼矣。

後唐莊宗朝。長沙李勳名老子。稱天策上將軍。楚王恣淫卒。立嫡

弟希廣。鼎州刺史希萼舉兵叛。將襲長沙。希廣命將許可瓊拒之。可瓊倒戈以降。希廣素好釋氏。乃披緇服。召僧念佛以禳。北城陷。猶念佛不輟。其愚昧皆此類也。

逋叟曰。釋氏慈悲爲教。是豈治國之道哉。蓋朝廷所持者。賞與罰。賞罰所貴者。明與公。若柔克而不剛克。則必猶疑不斷。賞罰失宜。人心已自解體。况命將出師。尤智勇兼用時也。乃一味主慈。此許可瓊所由倒戈以降歟。嗚呼。希廣敵至披緇。城陷念佛。史斷以愚昧固當。然孰

非釋氏之流毒深乎。易曰。乾元用九。天下治也。至哉言矣。

吳命邊鎬將兵來救。實伐之也。鎬多藝。好釋氏。使詐爲僧。遊長沙。弄鉞行乞。未幾亡去。故吳以爲將。鎬非將才。每出師。皆載佛而行。祝以請福。由是三軍解體。後武陵酋豪王逵。劉咬牙等。舉兵襲之而敗。

逋叟曰。爲將之道。智信仁勇。缺一不可。邊鎬弄鉞行乞者流。徼倖統兵。豈知爲將之道哉。無惑乎出師載佛。卒致敗蹶也。君子曰。邊鎬事佛固愚。而吳之命將。寧爲智乎。吳之君臣。厥罪惟均矣。

周行逢疾逝。衡州張文表叛。行逢子保權。年十三。命部將楊師璠討之。師行。保權出餞。泣誓三軍。無不感激。大破文表。末年酷信釋氏。每歲設大會齋者四。破耗國用。仍度僧建寺。所在不輟。因暇。復召群僧於府中講唱。自執爐焚香以聽。凡披緇之士。雖三尺童子。皆搶地伏拜。

之較梁武篤好。未之加也。故君子知其不克永世矣。

述叟曰。保權年十三。能選將誓師。大破讐逆。何其智也。迨後惑於釋教。設會耗國。講唱失尊。見緇衣三尺童。亦搶地以拜。卒遭天譴。貽譏君子。何其愚乎。噫。上主賦人以智。佛氏誤人以愚。保權已無及矣。而今之蹈覆轍者。滔滔皆是。能不為之痛心哉。

李後主酷信浮屠。有僧與后頂僧伽帽。衣袈裟。誦佛書。拜跪頓顙。至頸為瘤贅。親為桑門削作廁簡。置廁中用去穢污者試之腮頰。少有澁滯者。再為治之。其手下奴。學佛握印。行僧有犯姦。有司具牘還俗。後主令禮佛

三百拜。免刑。宋師克池州。令僧俗兵士。念救苦觀世音菩薩。

通叟曰。李後主江左帝王也。佞佛而乃敬僧。以削作廁簡為事。以禮拜佛像為罰。何所利之。真兒戲中之卑鄙者。及宋兵臨城。猶誦救苦觀

閱此不禁  
先笑後號  
哂笑者笑

後主也號  
叱者哀今  
人也

西僧教法  
秘密醜穢  
竟至辱沾  
宸極罪固  
當誅武宗  
順帝祖孫  
一轍不亡  
何待第秘  
密佛像至  
今猶存竟  
無一人進  
言毀之又  
可怪矣

音冀免亡國。迨至繫頸請降。苦哉。觀世音曷不救耶。嗚呼。佞佛無非  
愚者。若李後主。尤愚之愚者也。

元武宗奉西僧極誠。毆西僧者。斷其手。詈者。戳其舌。致僧撻囚上都留  
守李璧。而不直。與王妃爭道。拉妃墮車。毆之。釋不問。

逋叟曰。西僧建寺塑秘密佛。盡交媾狀。皇后幸寺。羞而障面。元大德九年。建天壽

山萬寧寺。塑秘密佛。皇后幸寺。見而羞之。以帕障面。是何等教法。而武宗誠奉之。至西僧撻大

臣。辱王妃。都不為省。其橫恣朝野。尙何言哉。迨後順帝習其演揲法  
兒男女裸處。群僧出入禁中。醜穢外聞。因而海內沸騰。走遜上都。誰  
實階之禍乎。甚矣夫。立法之初。不可不謹也。

### 佛教倡亂

北齊平陽人鄭子饒。詐依佛道。設齋會。用米麪不多。供贍甚廣。密從地

藏。漸出餅餌。愚人以爲神力。見信於衛魏之間。將爲逆亂。謀泄。乃潛渡河。聚眾。自號長樂王。破乘氏縣。景和遣使擊破之。擒子饒。送鄴烹之。

見皮景和傳

唐弘道元年。綏州部落稽白鉄余。

劉淵之裔

埋銅佛於地。久之。草生其上。給

眾曰。吾於此數見佛光。集眾掘地。果得之。因曰。得見聖佛者。百疾皆愈。遠近赴之。數年。歸信者眾。四月。遂謀作亂。據城平縣。自稱勝光皇帝。遣右武衛將軍程務挺討平。

元順帝至正十一年。袁州僧瑩玉。以彌勒佛教。鼓煽湖湘間。從者甚眾。

麻城人趙普勝。大倡其術。羅田布賈徐壽輝。浴於塩塘。普勝見其光異之。因共推爲主。舉兵以紅巾爲號。攻陷蘄水縣。及黃州路。十月。遂稱帝。以蘄水爲蓮臺省。國號天完。改元治平。

樂城人韓山童。自其祖父。以白蓮會。燒香惑眾。至山童。倡言天下大亂。彌勒佛下生。河南江淮愚民。翕然信之。潁水妖人劉福通等。復詭言山童。乃宋徽宗八代孫。走海外得還。當爲中國主。遂謀作亂。蕭縣李二。號芝蔴李。亦以燒香聚眾。與其黨趙均用。彭早住。攻陷徐州。據之。

明成化年間。河南偃師人。朱天寶妻。三翠。自稱佛母倡亂。又山東唐賽兒。趙古元。徐鴻儒等。皆以燒香聚會。倡眾爲亂。延慶曆間。白蓮教起。興師動眾。勦撫十餘載而未燼。愚民信其鼓惑。正法藁街時。猶望佛來救。

通叟曰。從來倡亂者。必藉異事以動人心。如篝火鳴狐。魚腹藏書之類。是也。漢唐而降。佛教昌熾。草澤中變亂。以佛事惑人居多焉。始而燒



香聚會。吸愚民之膏。繼而邪術廣衍。起非常之想。即覺而撲滅。無知之民。血濺鋒刃者。蓋不少也。若日漸猖獗。勦撫不能。遂致傾覆家國。元末明季。皆罹其害。故朝廷律令。有左道惑眾。斂錢設會。鳴鑼聚眾。男女溷雜之禁。誠欲遏禍亂於未萌也。夫何近日邪教倍盛。除釋道外。如清淨。大乘。老君。無為。弘陽。聞香。皇天。通天。慈團等門。仍有似道非道。似儒非儒。稱爲聖人教者。大都皆聯結聚錢。唱經上供。誠盛朝憾事也。若不加遏禁。吾恐生民困苦之時。災荒流離之際。二三豪滑者流。從中鼓舞號召之。一夫跳梁。荼毒蒼生。有甚於紅巾白蓮者矣。此余所以抱杞人之隱憂也夫。

易曰知微  
知彰通叟  
有焉

### 西僧受封之始

蒙古世祖忽必烈。中統元年十二月。號西僧八思巴爲國師。八思巴吐

蕃薩斯迦人。相傳自其祖朶栗赤。以其法佐國王。霸西海十餘世。八思巴生七歲。誦經數十萬言。能約通其大義。國人稱爲聖童。年十五。謁蒙古主於潛邸。與語大悅。八思巴爲蒙古主製蒙古新字。文僅千餘。其母凡四十有一。要以諧聲爲宗。二月字成。頒行之。加號八思巴爲大寶法王。更賜王印。後死。賜號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宣文輔治。大聖至德。普慧真智。祐國如意。大寶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師。

述叟曰。中國歷代不乏神童。如張曾子。七歲通春秋。及餘經。劉正字八歲。上封泰山頌。爲唐明皇所寵。劉恕數歲。讀書過目成誦。元許文公七八歲。讀書過目輒不忘。其他天資穎異。若八思巴者。尤指不勝屈也。何足爲世重輕哉。若夫蒼頡造字。相傳鬼哭雨金。不過甚言發天地奧蘊耳。秦相李斯。變古篆爲隸。蔡邕。鍾繇輩。變隸爲楷。都無甚奇

特。曷入思巴造字千餘。元帝遂有無尙之封號耶。或云入思巴佛也。世世轉生西方。屢爲法王。即前明亦封之。不獨元也。然轉生誕言。前已詳哉辨之矣。况佛書云。佛在清淨方。不生不滅。豈今更輪迴濁世耶。奉佛者。尙云超出三界。詎入思巴亦爲鬼神限制。必轉生於西域耶。要之荒僻絕畛之人。罔聞聖賢正道。惟佛是信。日用舉動。皆祈佛爲行止。故佛氏流言佛世世轉生。以彈壓無知。帝王因而封之。俾相安邊陲。又治世之權術也。蓋思佛果至尊。奚賴世主之封。佛旣待人而封。人又奚必求祐於佛哉。

### 先賢闢佛

傅奕上唐高宗疏請除佛法

佛在西域。言妖路遠。漢譯胡書。恣其假託。使不忠不孝。削髮而揖君親。遊手遊食。易服以逃租稅。僞起三塗。謬張六道。遂使

愚迷。妄求功德。不憚科禁。輕犯憲章。且生死壽夭。由于自然。刑德威福。關之人主。貧富貴賤。功業所招。而愚僧矯詐。皆云由佛。竊人主之權。擅造化之力。其爲害政。良可悲夫。自漢以前。初無佛法。君明臣忠。祚長年久。自立胡神。羌戎亂華。主庸臣佞。政虐祚短。梁武齊襄。足爲明鏡。今天下僧尼。數盈十萬。請令匹配。即成十萬餘戶。產育男女。十年長養。一紀教訓。可以足兵云云。

韓愈諫唐憲宗迎佛骨表

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黃帝以及禹湯文武。皆臻壽考。百

姓安樂。當是時。未有佛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以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捨身。爲寺家奴。竟爲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信。亦可知矣。夫佛本夷狄之人。

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恩。假如其身尚在。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禁。不令惑眾。况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豈宜以入宮禁。乞以其骨。付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世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爲。出於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佛如有靈。能作禍福。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云云。

述叟曰。余讀晦翁大紀論。篇末云。幸而一有間世之傑。乃能不爲之屈。而有聲罪致討之心焉。然又不能究其實見之差。而詆以爲幻見空說。不能主之以天理全體之大。而偏引交通生育之一說以爲主。則旣不得其要領矣。而徒欲以戎狄之醜號加之。其於吾徒。又未嘗教之以內修自治之實。而徒驕之以中華列聖之可以爲重。則吾恐其

不惟無以坐收摧陷廓清之功。或乃往遺之禽。而反爲吾黨之詬也。數語若指韓傅二疏言之。蓋佛說福利長生。中人膏盲。一時人主意嚮。爲其所溺。故兩公論奏。只就禍福壽夭。以窮其失。期以回其迷誤。其於萬世之聖教人心。未之及也。晦翁斷定實見之差。與理背馳。自是根本切論。佛氏頂門鍼也。故覺兩公所爭。猶在枝葉上尋求。然憲宗迷惑異端。舉朝阿依。文公獨逆奪其鱗而批之。當日危機不測。一封朝奏。夕貶潮陽。斯時奮不顧身。極言救弊。雖未能回憲宗之惑。而後世人主。曉然知事佛無益有害。功豈在孟子下哉。

孫秦山  
儒辱論

禮曰。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也。地廣大荒而不治。此亦士之辱也。噫。卿大夫以四郊多壘爲辱。士以地廣大荒而不治爲辱。然則仁義不行。禮樂不作。儒者之辱歟。夫仁義禮樂。治世之本也。王道之

所由興。人倫之所由正。捨其本。則何所爲哉。噫。儒者之辱。始於戰國。楊朱墨翟亂之於前。申不害韓非雜之於後。漢魏而下。則又甚焉。佛老之徒。橫於中國。彼以生死禍福虛無報應爲事。千萬其端。給我生民。絕滅仁義。以塞天下之耳。屏棄禮樂。以塗天下之目。天下之人。愚衆賢寡。懼其死生禍福報應。人人若彼也。莫不爭奉而競趨之。觀其相與爲群。紛紛擾擾。周乎天下。於是其教與儒齊驅並駕。峙而爲三。可怪也。且夫君臣父子夫婦。人倫之大端也。彼則去君臣之禮。絕父子之親。滅夫婦之義。以之爲國。則亂矣。以之使人。則詐矣。儒者不以仁義禮樂爲心。則已。若以爲心。則得不鳴鼓而攻之乎。凡今之人。與人爭詈。少有所不勝。則尙以爲辱。矧彼以夷狄之法。亂我聖人之教耶。其爲辱也大矣。噫。聖人。不生。怪亂不平。故楊墨起。而孟子闢之。申

韓出而楊雄惡之。佛老盛而韓公排之。微三子則天下之人胥而爲夷狄矣。惜夫三子道有餘而志不克就。力足去而用不克施。若使其志克施則芟夷蘊崇絕其根本矣。嗚呼。後之章甫其冠縫掖其衣不知其辱。反從而尊之者多矣。得不爲三子之罪人乎。由漢魏而下迨於茲千餘歲。其源旣深。其本旣固。不得其位。不翦其類。其將奈何。故作儒辱。

詹雪崖曰。聖賢繼作。儒道獨尊。自漢魏以來。二氏邪說並興。儒始辱焉。嗚呼。古之儒不辱。而今之儒辱者。豈今之儒與古之儒甚不相若哉。古儒不惑。今之儒惑也。古之異端害淺。今之異端害深也。世之有志於儒者。當就其所以如古不惑之儒。去其所以不如古不惑之儒。庶儒不終辱。以紓泰山無可奈何之悵嘆也。



朱公棎請戒約  
傳習異端箴子

臣竊以天覆於上。地載於下。人位乎中。三才一貫。純粹

不雜。有聖人作。因天叙而敦五典。因天秩而庸五禮。因天命而章五服。因天討而明五刑。然後三綱五常立。而萬事成治。聖人爲能以皇極之道。彌綸輔相於其中。故天下無一民一物。不得其所。此極盛之治。後世無加也。不幸三代旣遠。王道不振。黃冠雜之於前。釋氏亂之於後。黃老之術。主於請淨虛無。惑世猶淺。唯是釋氏最爲大惑。人無賢愚。皆被驅率。高明之士。則沉溺於虛空。中下之材。則縛纏於輪迴。愚淺之俗。則畏懼於禍福。甚可怪也。聖人曰。天命之謂性。儒者當盡而後知。苟不務知此。而他求可乎。聖人曰。未知生。焉知死。儒者當窮理而後知此。而他求可乎。聖人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儒者當視履而後知。苟不務知此。而他求可乎。聖人言行。布在方冊。明如日星。

可師可法。今士大夫。被儒者之法服。師聖人之言行。而乃自暴自棄。區區奔走。從事佛法。古者學非而博。在所誅而不以聽。今之棄先聖之言。從異端之學。無乃學非而博者乎。豈可以不禁之也。學官教多。士以禮義。禮官正朝廷之典禮。若習異端。尤當深責。古者道路。男子由右。婦女由左。重其有別。今之士大夫。與民庶之家婦女。恣入寺門。敗壞風俗。莫此之甚。此不可以不禁之也。臣訪聞今月二十日。相國寺惠林院長老。開法堂。衣冠大集。座下聽法者。曲拳致恭。環拜致禮。無所不盡。在無知輩。不足責。其士大夫背棄吾道。不知自重如此。不可以不責也。云云。

詹雪崖曰。呂正獻公作相時。酷好佛。當時士大夫。競往參禪。寺院中皆滿。號爲禪鑽。恬不之禁。公揆所以上疏禁之。然此筭。只是討幾句來。

歷來說。未能排得他倒。而大綱亦甚正焉。夫相臣執政。輔導君德。以正朝廷。以正百官。爲天下之極。今於京師首善之地。聽士夫奔走異端。講座之下。以累君德。以壞民俗。以邪士習。以長禪風。則焉用彼相人其人。廬其居。火其書。果誰望耶。

朱文公釋  
氏論上

釋氏所以識心者。則必別立一心。以識此心。而其所謂見性者。又未嘗睹夫民之衷。物之則也。既不睹夫性之本然。則物之所感。情之所發。皆不得其道理。於是概以爲己累。而盡絕之。雖至於反易天常。殄滅人理。而不顧也。又云。聖人之教。使人窮理以極其量之所包。勝私以去其體之所害。是其所以盡心而存心者。雖其用力有所不同。然皆因其一者。以應夫萬。因其主者。以待夫客。因其命物者。以命夫物。而未嘗曰。反而識乎此心。存乎此心也。若釋氏之云識心。則

必收視反聽。以求識其體於恍惚之中。如人以目視目。以口齧口。雖無可得之理。其勢必不能不相汝爾於其間也。此非別立一心而何哉。夫別立一心。則一者二。而主者客。命物者。而反命於物。則心之體既以分矣。而又塊然自守。滅情廢事。以自棄君臣父子之間。則心之用亦息矣。夫體用悉乖。釋氏之所指以爲心性。與其所以從事焉者。乃如此。然則不謂之異端邪說而何哉。

釋氏  
下論

凡彼言之精者。皆竊取莊列之說以爲之。蓋佛之所生。去中國絕遠。其書來者。文字音讀。皆累數譯而後通。而其所謂禪者。則又出於口耳之傳。而無文字之可據。以故人人得竄其說以附益之。而不復有所考驗。今其所以或可見者。獨賴其割裂裝綴之迹。猶有隱然於文字之間。而不可揜者耳。蓋凡佛之書。其始來者。如四十二章遺教。

法華金剛光明之類。其所言者。不過清虛緣業之論。神通變現之術而已。及其中間。爲其學者。如惠遠僧肇之流。乃始稍竊莊列之言以相之。然尙未敢正以爲出於佛之口也。及其久而恥於假借。則遂顯然篡取其意。而文以浮屠之言。如楞嚴所謂自聞。即莊子之意。而員覺所謂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即列子所謂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尙何存者也。凡若此類。不可勝舉。然其說皆萃於書首。其餘言無以繼之。然後佛之本真乃見。如結壇誦咒。二十五輪之類。以至於大力金剛。吉盤。茶鬼之屬。則其龕鄙俗惡之狀。較之首章重玄極妙之指。蓋水火之不相入矣。至於禪者之言。則其始也。蓋亦出於晉宋清談論議之餘習。而稍務反求靜養。以默證之。或能頗出神怪以銜流俗而已。如一葉五花之識。隻履西歸之說。雖未必實有是

事。然亦可見當時所尙者。止於如此也。其後傳之既久。聰明才智之士。或頗出於其間。而自覺其陋。於是更出己意。益求前人之所不及者。以陰佐之。而盡諱其怪幻鄙俚之說。於是其說。一旦超然。真若出乎道德性命之上。而惑之者。遂以爲果非堯舜周孔之所能及矣。然其虛夸詭譎之情。險巧儂浮之態。展轉相高。日以益甚。則又反不若其初。清虛靜默之說。猶爲彼善於此也。以是觀之。則凡釋氏之本末真僞可知。而其所竊。豈獨承蜩削鑿之一言而已哉。且又有一焉。夫佛書本皆胡語。譯而通之。則或以數字。爲中國之一字。或以一字。而爲中國之數字。而今其所謂偈者。句齊字偶。了無餘欠。至於所謂二十八祖傳法之所爲者。則又頗協中國音韻。或用唐詩聲律。自其徒之稍黠如惠洪輩者。則已能知其謬。而強爲說以文之。願服衣冠。通

古今號爲士大夫。如楊大年蘇子綵者。反不悟。而筆之於書也。嗚呼。以是推之。則亦不必問其理之是非。而其增加之僞。迹狀明白。益無所逃矣。

尙天民曰。文公釋論上。謂佛之捷徑。皆原於莊周承蜩削鑿之論。而又加巧密。故於此篇痛發之。以誅其假借。不獨此也。其論釋氏眞僞。釐奸摘伏。纖悉無遺。洵如老吏讞獄。無容遁一詞。今日士大夫好爲佞佛。惜未讀文公集耳。使其讀之。寧不差慚汗下。

文公  
大紀

儒者既有得於心之本然。則其內外精粗。自不容有纖毫之間。而其所以修己治人垂世立教者。亦不容其有纖毫造作輕重之私焉。是以因其自然之理。而成自然之功。則有以參天地贊化育。而幽明巨細。無一物之遺也。若夫釋氏自其因地之初。而與此理已背馳矣。

蓋其所以爲學之本心。正爲惡此理之充塞無間。而使己不得一席無理之地以自安。厭此理之流行不息。而使己不得一息無理之時以自肆也。是以叛君親。棄妻子。入山林。捐軀命。以求其所謂空無寂滅之地而逃焉。其量亦已隘。而其勢亦已逆矣。然以其立心之堅苦。用力之精專。亦有以大過人者。故能卒如所欲。而實有見焉。但以其言行求之。則其所見。雖自以爲至玄極妙。有不可以思慮言語到者。而於吾之所謂窮天地。亘古今。本然不可易之實理。則反瞽然其一無所覩也。雖自以爲直指人心。而實不識心。雖自以爲見性成佛。而實不識性。是以殄滅彝倫。墮於禽獸之域。而猶不自知其有罪。蓋其實見之差。有以陷之。非其心之不然。而故欲爲是。以惑世而罔人也。至其爲說之窮。然後乃有不捨一法之論。則似始有爲是遁詞。以蓋



前失之意。然亦其秉彝之善。有終不可得而殄滅者。是以翦伐之餘。而猶有此之僅存。又以牽於實見之差。是以有其意。而無其理。能言之。而卒不能有以踐其言也。凡釋氏之所以爲釋氏者。始終本末。不過如此。蓋亦無足言矣。然以其有空寂之說。而不累於物欲也。則世之所謂賢者好之矣。以其有玄妙之說。而不滯於形器也。則世之所謂智者悅之矣。以其有生死輪迴之說。而自謂可以不淪於罪苦也。則天下之傭奴爨婢。黥髡盜賊。亦匍匐而歸之矣。此其爲說。所以張皇輝赫。震耀千古。而爲吾徒者。方且蠢焉鞠躬屏氣。爲之奔走服役之不暇也。嗚呼痛哉。

逋叟曰。先生釋論上。雖揭言心性本然之理。以明儒佛不同之大概。尙未究其弊也。此方直指其病而陳之。釋氏之學。逃於空寂之地。以藏

其身。而滅情害倫。便安恣肆。直無理之極。推勘至隱。釋氏應爲心折。至其宛轉擒縱。嚴正中具見忠厚。吾徒不察。而溺於其說。所謂罪不在異端。而在攻之者也。於釋氏乎何尤。

答吳斗南書

佛學之於吾儒。雖有畧相似處。然正所謂貌同心異。似是而非者。不可不審。明道先生所謂句句同事。合然而不同者。真是有味。非是見得親切。如何敢此判斷耶。聖門所謂聞道。聞只是見聞。玩索而得之之謂道。只是君臣父子。日用常行當然之理。非有玄妙奇特。不可測知。如釋氏所云豁然大悟。通身汗出之說也。如今更不可別求用力處。只是特敬以窮理而已。參前倚衡。今人多差說了。故每流於釋氏之說。先聖言此。只是說言必忠信。行必篤敬。念念不忘。到處常若見此兩事。不離心目之間耳。如言見堯於羹。見舜於牆。豈是以

我之心。還見我心。別爲一物。而在身外耶。所云禪學悟入。乃是心思路絕。天理盡見。此尤不然。心思之正。便是天理。流行運用。無非天理之發見。豈待思心路絕。而後天理乃見耶。且所謂天理。復是何物。仁義理智。豈不是天理。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豈不是天理。若使釋氏果見天理。則亦何必如此悖亂。殄滅一切。昏亂其本心。而不自知耶。

逋叟曰。晦翁此論。只要學者從平實路上做功。不落禪悟頓門。以淪陷於邪說之弊。釋氏大病。專在廢倫反常。根本喫虧。有何天理之可言耶。從其本病擊之。夫復何辭。

答許中  
應書

世衰道微。異端蠶起。近年以來。乃有假佛釋之似。以亂孔孟之實者。其法首以讀書窮理爲大禁。常欲學者。住其心於茫昧不可知

之地。以僥倖一旦。恍然獨見。然後爲得。蓋亦自謂有得之者矣。而察其容貌辭氣之間。修己治人之際。乃與聖賢之學。有大不相似者。夫讀書不求文義。玩索都無意見。此正近年釋氏。所謂話頭者。世俗書有所謂大慧悟錄者。其說甚詳。試取一觀。則其來歷見矣。若曰。儒釋之妙。本自一同。則凡彼之所以賊恩害義。傷風壞教。聖賢之所大不安者。彼旣悟道之後。乃益信其爲幻妄。而處之愈安。則亦不待他求。而邪正是非。已判然於此矣。又如所謂。寧有人皆得見之過。無或不睹不聞之欺。夫中庸之言。正謂道體流行。初無間斷。是以無所不致其戒懼。非謂獨戒懼乎隱微。而忽畧其顯著也。若如來諭。則人所共見之處。間斷多矣。而曰循是存養。不疾不徐。吾恐其未免爲好高欲速之尤者也。夫聖賢立教。思學不可偏廢。漫矜空悟病根。正坐好

此書提撕  
眞確可破  
釋子邊見

高欲速。且其大本實虧。恩義受傷。於此不思。所悟何事。借口隱微修證。顯見處。滲漏已多。

答江德  
功書

大抵近世學者。溺於佛學。反以聖賢之言爲卑近。而不滿於其意。願天理民彝。有不容殄滅者。則又不能盡叛吾說。以歸於彼。兩者交戰於胸中。而不知所定。於是因其近似之言。以附會而說合之。凡吾教之以物言者。則挽而附之於己。以身言者。則引而納之於心。苟以幸其不異於彼。而便於出入兩是之私。至於聖賢之本意。則雖知其不然。而有所不顧也。蓋其心自以爲吾之所見。已高於聖賢。可以咄嗟指顧而左右之矣。又况推而高之。鑿而深之。使其精神氣象。有加於前。則吾又爲有功於聖賢。何不可者。而不自知其所謂高且深者。是乃所以卑且陋也。此近世雜學之士。心術隱微之大病。不但講

說異同之間而已。

通叟曰。儒釋異同易辨。惟是內主釋氏之學。而貌爲儒者之論。亂苗奪朱。牽挽附合之私。害心術。禍名教不淺。先生所謂非我族類。欲強以色笑相親。終有阻隔不洽處。破盡混冒根源。令含糊體面儒。無躲閃處。

答汪尙書書

近世言道學者。失於太高。讀書講義。率常以徑易超絕。不歷階梯爲快。而於其間曲折精微。正好玩索處。例皆忽畧厭棄。以爲卑近瑣屑。不足留情。以故雖或多聞博識之士。其於天下之義理。亦不能無所未盡。蓋以多聞博識。自爲一事。不甚精察其理之所自來。却謂別有向上一着。與此兩不相關。此尹和靖所以有三事中。一事看破。到此患亡矣之說。可謂切中其病矣。理旣未盡。而胸中不能無疑。乃

不復反求諸近。顧惑於異端之說。益推而置諸冥漠不可測知之域。兀然終日。味無義之語。以俟其廓然而一悟。殊不知物必格而後明。倫必察而後盡。格物只是窮理。物格即是理明。此乃大學功夫之始。潛玩積累。各有淺深。非有頓悟險絕處也。

尙天民曰。大抵講學家。好高無實。希慕禪宗頓悟。而於大中至正之極。未肯研究。紫陽先生所謂彼廓然而一悟者。其於此猶懵然也。則亦何以悟爲哉。先生此書。破盡禪和子。一切宗語喝棒。野狐之弊。學者不可不察。

朱文公  
又云

外學所謂廓然而一悟者。就使其說有實。非吾儒之所及。然此一而彼二。此實而彼虛。是乃所以過乎大中。至正之矩。而與不及者。亡以異也。窮極幽深。過也。反倫悖理。不及也。蓋大本既立。準則自明。

此孟子所以知言。而詖淫邪遁接於我者。皆不能逃其鑒也。吾道所謂一貫。正在道理上本末源流。認得真一。所以極高明而道中庸。致廣大而盡精微。以故致知誠意。心身家國天下。頭頭是道。無虛假。無歧二也。佛氏昧於大本。倫常敗闕。根源旣虧。任渠講經說法。天花亂墜。總無是處。曾見將禪和子道理。可以治平得天下否。蓋天下無滅絕倫彝之世界。自無滅絕倫彝之治化。舍厥君父。必無人類。正使身心修爲。從何處理會。生心害政。發政害事。誠可戒懼。

劉仲符曰。文公排斥異教。只在反悖倫理上。一句斷盡。令其窮而無復遁也。此書曉徹群迷。極爲真切。奈何高明士夫。溺於其說。而不與易也。

答李伯諫書

此理初無內外本末之間。凡日用間。涵泳本原。疇酢事變。以至



此書指示  
內外合一  
切實爲己  
之功直堪  
塞却禪窟

答顏子  
堅書

講說辨論。考究尋繹。一動一靜。無非存心養性。變化氣質之實事。學者之病。在於爲人而不爲己。故見得其間一種稍向外者。皆爲外事。若實有爲己之心。但於此顯然處。嚴立規程。力加持守。日就月將。不令轉退。則便是孟子所謂深造以道者。蓋其所謂深者。乃功夫積累之深。而所謂道者。則不出乎日用顯然之事也。及其真積力久。內外如一。則心性之妙無不存。而氣質之偏無不化矣。所謂自得而居安資深也。豈離外而內。惡淺而深。舍學問思辨力行之實。而別有從事心性之妙也哉。蓋日用事理。便是心生理會處。非丟却日用。就空守寂。另有參研。如所謂明心見性。別有一心性。而於彼明之見之也。

說。以至於精義入神。醇醇萬變其序不可誣也。若學以躬行。心得爲

貴而不專於簡編則可。若曰不在簡編而惟統宗會元之求。則是妄意獵等。以陷於邪說。誠行之流。而非聖賢所傳之正矣。

通叟曰。孔子語人下學上達。又云。知我其天。此必有統宗會元處可求。第人不能識認。而墮於禪趨。將所謂宗元者。非其真宗真元。空馳幻悟。流於邪說。而莫知救藥。晦翁先生。規正子堅。謂不念身體髮膚之重。天叙天秩之隆。方將毀冠裂裳。以從夷狄之教。豈亦所謂統宗會元者之爲祟。而使吾子至於此耶。語極提醒。今之高明士夫。多有宗語別錄。喜效禪慧。喝棒甚且爲髡剃退步。自謂廓然有悟。其與聖賢簡編。正復懵如。則亦何以悟爲哉。

又與江尚書書道有六經。何必他求。誠如台諭。然世之君子。亦有知其爲如此。而不免於淪胥者何哉。以彼之爲說者曰。子之所求於六經者。不過

知性知天而已。繇吾之術。無屈首受書之勞。而有其效。其見解真實。有過之者。無不及焉。世之君子。既以是中其好徑欲速之心。而不察乎他求之賊道。貴仕者。又往往有王事家私之累。聲色勢利之娛。日力亦不足矣。是以雖知至道不外六經。而不暇求。不若一注心於彼。而徼幸其萬一也。然則何必云者正矣。而熹竊恨其未嚴也。若易以不可。倘庶幾乎。蓋不必云者。無益之辭也。不可云者。有害之辭也。夫二者之間。相去遠矣。如烏喙食之而殺人。則世之相戒者。必曰不可食。而未有謂不必食而已者也。

逋叟曰。只不可二字。斷得嚴正。令佛釋無敢混儒。真閑道闢異鉅力也。蓋學士家。於下學之功。不肯加意。而憚於積累。黜落簡編。緣此好徑欲速。以爲從事心性之妙。別有宗元所在。不知其佛根障翳。究至害

道而無歸也。又近日歷貴仕者。皆爲聲色勢利所奪。誰肯求道。誰求道而於六經。其迷者。虛度歲月。悵悵以至於盡而已。間有一二明達。不講宗元大本。而趨就佛說。妄付福果。卒於知性知天。毫毛無補。真如烏喙之不可食。而鮮以爲戒也。三書互相發明。以見佛之混儒。其不可如此。潛心體味。良有深益。

逋叟又曰。紫陽先生。爲歷代大儒。其生平所學。只在正心誠意四字。此四字。非獨是聖學關鍵。而儒釋分途。迥然大異。實在於此。故其明道講學。垂訓立教之方。無不本是以辨異同。爭邪正。嚴真僞。毫釐假借。而不可得。予嘗讀文公集。開卷數篇。即黜異端。以正人心。而議論明確透快。從來諸儒之所未及。尤近今士夫所不敢開此口者。今擇數篇。不過大畧。學者讀之。有警於心。或不背儒混佛。群起關異。聖學顯

而風俗易矣。

路史發揮

廬陵羅泌曰。浮屠之為教。所可惡者。尤惡以利言也。夫人之情。莫不欲生而惡死。欲存而惡亡。欲安而惡危。欲富而惡貧。欲佚而惡勞。欲壽而惡夭。何哉。物重故爾。聖人忘生。不留於物。自非聖人。未有能免此者。是故貧者。莫不欲富也。而處富者。更憂其復貧。賤者。莫不欲貴也。而處貴者。更憂其復賤。危者。咸欲安也。而已安者。未嘗不惡其復危。生者。皆欲壽也。而既壽者。未嘗不惡其復死。欲之既至。牢不可解。而為佛者。乃為姦偽。以中其情。曰。吾能生之。安之。貴之。富之。不惟是也。而修吾事者。則富弗復貧。貴弗復賤。而安且壽者。弗復病且死也。雖斷無是。而世之愚。莫不惑而奔之。至於截髮掛缸。煉腕釘髀。賤身祈嗣。棄子禳災。靡所不至。而莫之禦也。甚至在。上之賢。不知孔子

願瑞屏曰。此佛之一。踏華地。今古若狂也。此撤其說。禁而從之。延之閭內。舉定而聽。之。鷄精破。膽至於死。者千。億。萬。猶以為。

得之根也

所以長守富貴之道而時且爲之然貧與賤病與死卒有時而不得離。則亦不知以彼爲非也。彼姦僞者。度知貧與賤。病與死之不可免。則其伎有時而遂敗。於是又爲不可勘之說。以欺曰。西方有極樂世界焉。修吾事者。死將得金地以處也。雖斷亦無是。而愚者信之愈益固。則亦以其無從質故也。夫舍衛諸國。臣服天竺。雪山鷲嶺。驛使常至。夜叉落剎。本乃三國。而炮烙地獄。正本自阿育王。金剛舍利。流離碼碯。第如華之產鉄。而青獅白象。囊駝孔雀。正猶華之畜乘。斷刀破械。解羸吐火。皆本幻術。而剪髮貫耳。吹蠶擊鉢。俱其習俗本然。世之蠢人。曾不之知。乃類推而歸之不可致知之神。其淺鄙者。又倡而爲詭怪之說。殊可詆笑。按晉宋浮屠記云。臨倪國王。生浮屠太子也。父曰屑頭邪。母曰莫邪。浮屠身服色黃。髮若青絲。始莫邪夢白象而孕。

及產從左脇出。生而有髻。能行七步。如此而已。洎漢哀時。景匿受大月氏使。王使伊存。口受浮屠經。其所載者。正與老子相出入。蓋昔老子西游出關。過於天竺。教胡人爲浮屠。厥後其徒更相推譽。流傳而失實爾。諸如法顯道安輩所記天竺等事。概可見矣。顧豈若今之誕誕哉。或曰。子何釋之議。惟不視其書則已矣。程子有云。佛書直不必觀。觀必入之矣。是則不然。不觀其書。此程子一人事也。今有道者。擿植而示曰。是之下。寶窖也。然後過者。坭足。莫不徘徊。覲夫窖之得也。知其罔者。必發掘。明告之。而後來者不惑懷。恐其入而止之。則自亦不明其窖之真有無也。人滋不信矣。故予爲之發其虛窖。以諭之。則人心庶乎其正矣。嗟乎。堯孔之教。立之如登天。浮屠之人。壞之如燎毛。因循苟且。此天下之至大患也。庸人之所喜。而聖人之所憂焉者。

也。庸惰之徒。易以誑惑。而况樂因循。而彼且與其因循。安苟且。而彼且誨之苟且。此其教之所以易與而不可返也。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終日乾乾。天行也。未聞以因循苟且爲之德也。障百川。回狂瀾。君子曷動心焉。

叟逋曰。此篇極言佛氏惑世之術。反覆開導。令愚昧者讀之。亦曉然而悟。真痛切道理之文。可補昌黎所未發。功豈在其下哉。夫先賢闢佛之說甚多。是非邪正。如水火之不相合。瞭然甚明。其載在史書者。如傅韓二疏。炳如日星。讀之孰不褒揚。唐狄梁公。巡撫江南。奏毀淫祠千七百餘所。張侗。初綱鑑斷曰。正氣可謂充塞兩間矣。胡穎。經畧。東。毀佛像而殺蛇。杖僧人以脫愚俗。所過淫祠必焚之。潘節齋。通鑑。總論斷曰。此萬代之所瞻仰也。周世宗。毀天下佛像寺廟。五代史極



力贊揚。赫赫千古。此又古人事實。不可泯滅者。將謂佛教是。則先賢闢佛皆非矣。佛教正。則古人所行皆謬矣。即此以定是非邪正。不再計可決。人之迷於邪而陷於非者。或未讀聖人之書耳。不然。何甘爲儒教之罪人哉。

2  
472230

300  
188

472234